

第五章 中共核戰略對美國及亞太安全影響

第一節 對美國安全戰略的影響方面

冷戰結束後，隨著威脅淡化，國家安全意涵有擴大趨勢，朝向非傳統安全威脅，如經濟、科技、移民、流行疾病、環保、跨國犯罪等。而現今沒有所謂單純的國家安全，因為國家安全是與國界外安全息息相關。這也擴大了國家安全範圍至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區域安全（regional security）、合作安全等方面領域。中共學者越英認為國家安全戰略指的是從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心理、反恐活動、科技等方面綜合考慮，綜合運用國力，維護獲取國家利益與安全的綜合安全保障戰略。¹換言之，以軍事武力或取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的軍事戰略是國家安全戰略一環，而國家安全戰略一環更是國家戰略中的一環，它與國家發展戰略共同構成國家總體戰略。²我國學者鈕先鐘綜合美國的認知分析認為美國對國家安全觀念有三點基本認識，即國家安全是一種條件也是一種能力，它包含主客觀物質與心裡條件；第二，國家安全狹義而言就是國防，也可以稱之為軍事安全以對抗外來武力武力威脅為目的。而廣義則是隨時局變化把非軍事若干因素也列入考慮中。不過仍不離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第三，國防安全不僅是一種政策，也是一種理論，它具有思想與行動的兩面。而從美國出發其主要國家價值與利益是自由、生存、繁榮，而以生存為第一優先。

至於國家安全範圍延伸的區域安全它是國際安全在一定地理範圍內的運作。³因此，單獨國家的行為同樣也會影響到區域安全的與否。如前章節所述，中共視擁有核武為提升國際地位先決條件，而美國發展飛彈防禦計畫，大幅改變強權間平衡，導致中共本身生存安全的威脅因而促使中共及其它國家被迫加強其核武軍備，以重建核子平衡。⁴雖然美國極力想改變中共此一想法，但對必要之最後防範手段，卻也早已悄悄遂行中。主要是藉由美國與區域安全穩定架構下，用各種方式去抵銷中共可能造成威脅。因此，相對這也造成中共安全需求擴大，而這勢必牽動美國冷戰後國家安全與區域安全戰略發展。僅摘述美國安全戰略與亞太政策，及中共對美政策認知、影響分述如後。

¹ 越英，《新的國家安全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頁386-387。

² 劉慶元，《解析中共國家安全戰略》，（台北：揚智出版社，2003年11月），頁13。

³ 鈕先鐘，《21世紀戰略前瞻》，（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8月），頁271-286。

⁴ 芬凱爾司坦（David M. Finkelsten），〈國家飛彈防禦與中共現行安全觀點〉，收錄容安瀾（Alan D. Romeberg）& 麥戴維特（Mickael McDevitt）編著，《中共與飛彈防禦：美中戰略關係》，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3年12月），頁62-64。

壹、後冷戰時期美國安全戰略調整

一、「九一一事件」前國家安全戰略調整

九〇年代冷戰結束後，兩極化國際體系也隨之落幕，世界舊的格局已經終結，新的格局尚未形成，處於世界格局新舊交替時期，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在當時成為國際政治熱門話題。⁵美國前總統布希、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以及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等，在面對世界局勢步入後冷戰時期，分別倡議建立符合本身利益的國際政治新秩序，老布希在波灣戰爭結束後多次倡議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他認為「國際政治新秩序不是犧牲我們國家主權，或出賣我們利益，它是我們成功的一項責任，是我們與其他國家一同運作的新方式，俾便嚇阻侵略、達成穩定、繁榮以及和平。根據這個新方式，大家共同分擔承諾，建立一套原則制約彼此關係，給這個世界帶來希望。這套原則是和平解決糾紛、團結一致對抗侵略、削減及控制軍備和公平對待所有民族」。⁶

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則相對強調，要積極推動國際形勢朝有利於和平的方向發展，繼續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強權政治，倡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⁷基礎下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1990年中共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介紹其所倡議的國際政治新秩序內容如下：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本國國情選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必須嚴格遵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國家之間應當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和睦相處，平等對待，互利合作；國際爭端應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決，而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各國不分大小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協商決定世界事務。⁸

1992年美國國防部提出的「美國亞太戰略報告」(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稱：「由於歷史和地理原因，美國是一個在亞太地區有著持久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太平洋大國。…我們在這個充滿活力地區的利益和利害關係是巨大的，並且仍在不斷增長；我們的未來依賴跨太平洋紐帶的程度絕不低於對跨大西洋紐帶的依賴。⁹大多數美國觀察家們相信，亞太地區戰略環境總體上表現為「非對稱的多極」。所謂「多極」是指此地區的四個主要大國

⁵ 丁永康，〈21世紀東北亞國際政治新秩序：持續與變遷〉，收錄朱松柏主編《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台北：政大國研中心，民國92年6月），頁25-56。

⁶ George Bush, "Remarks at Maxwell Air Force Base War College in Montgomery, Alabama, April 13, 1991,"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ation*, Vol. 27, No. 16 (April 22, 1991), p. 432.

⁷ 和平共處五原則是指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及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⁸ 梁守德及洪銀嫻，《國際政治學概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頁181。

⁹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Report to Congress*, 1992, 引自 <http://russia.shaps.hawaii.edu/security/report-92.html>

---俄、中、日、美--在地區政治與安全事務中擁有不可忽視、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非對稱」則指這些大國力量對比的不對稱性，如日本的經濟優勢和美國政治、經濟、軍事的總體優勢。¹⁰更由於冷戰後美國成爲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在亞太地區大國中，也沒有一個國家是實質可以抗衡的，因此，冷戰結束後美國也積極在亞太建構一個海權與攻勢性的新國際性國際秩序。在此地區事務中，尤其安全事務佔據了某種主導地位更是不爭事實。但基於地理上，美國並非東亞國家，因而保有強大軍事力量是美國在此地區，尤其是這地區安全領域發揮作用支柱因素之一。其次，地緣上雖然美國對亞太地區廣大海域幾乎實現了完全掌控，但在幅員廣大的東亞大陸，美國掌控能力則十分有限，美國只在朝鮮半島的南部有一個小小的橋頭堡。

依據中共學者看法在東亞大陸，目前處於支配性地位國家是中共，而不是美國。蘇聯解體在東亞大陸並沒有引進美國霸權，中國共是這一事件在東亞最大受益者。在東北亞，中共不論在與北韓安全和經濟事務中佔有重要地位；在中俄共同接壤中亞，中共經濟存在增加了它在這一地區影響力；而在東南亞，不論緬甸、泰國、柬埔寨等均與中共發展密切。另外，中韓也建立起日益密切戰略關係，中共已成爲南韓最重要市場和投資場所，兩國在如何看待日本的軍事潛力方面是有共同的利益。¹¹至於俄羅斯方面，葉爾欽總統 1998 年於俄外交部發表的「俄羅斯在多極世界形成時期地位和作用」中，直接勾畫出俄羅斯對外戰略總體性框架，即多極化、全方位和大國外交。俄對亞太事務的參與度和對亞太地緣政治格局影響受限於地理因素制約，因而俄對亞太事務不可能全力以赴，這使俄在亞太與中共合作的地緣戰略方針能得以維持。因而中俄可能成爲在重大國際事務中聯合抵制美國單極獨霸傾向，進而阻礙其成爲國際事務戰略主導者。基於此，美國自然把中共國視爲其潛在對手，或至少是障礙者。¹²

而針對冷戰後亞太地區安全趨勢，美國戰略家們關心九〇年代有可能出現對地區穩定與安全的挑戰。在他們看來，這些挑戰包括：¹³（一）北韓爲擺脫冷戰後不利處境而加快發展核武器；（二）南中國海島嶼爭端有可能使東南亞很多國家捲入一場地區衝突，並影響到穿越南中國海主要航道的通行；（三）臺灣民主化進程將導致台獨勢力膨脹，從而引起台海兩岸關係的緊張，這將挑戰美

¹⁰ Richard J. Ellings and Edward A. Olsen, "Asia's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 NBR Analysis, Vol 3, NO.2 (June 1992), p.8, 引自<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analysis/vol3 No2/>.

¹¹ Toshiki Kaifu, "Japan's Vision," *Foreign Policy*, No. 80 (Fall 1990), pp. 28-29.

¹² *Geostrategy of American Commitment*, April 6, 1999, p. 4, 引自<http://www.Carlisle.army.mil/ssi/pubs/1999/usmilasa/usmilasa.pdf>., pp. 88~89

¹³ Donald S. Zagoria, "The Changing U.S. Role in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90s," In Sheldon Simon, ed.,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E. Sharpe. New York, 1993), pp. 51-52.

國對臺灣安全承諾；(四) 隨著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意願明朗化，日本在本地區的战略作用問題將更加尖銳。日本軍事力量增長將使這些東亞國家感到擔心，特別是如果日本被認為是在日美安全框架外獨立行動的話；(五) 某些東亞國家向南亞和中東地區擴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六) 一些國家如中共、越南、緬甸有可能出現的政局不穩；(七) 美日經濟競爭加劇，並導致兩國安全同盟關係破裂。檢視九〇年代以來的美國亞太安全政策目標包括以下內容：(一) 保持美國作為亞太地區首要大國的地位；(二) 阻止歐亞大陸出現一個霸權國家；(三) 抑制地區熱點問題；(四) 鼓勵軍備控制，建立信任措施機制，發展危機預防機制；(五) 防止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擴散。

二、「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戰略調整與美中戰略競爭

小布希上任後美國對外政策出現重要變化，其趨向更加重視亞太地區。美國把軍事部署重心逐漸從歐洲轉向亞洲，以中共作為其在亞太假想敵，將中共定位為美國在亞洲最主要挑戰來源，是「戰略競爭者」(military competitor) 而非夥伴關係，美國對待中共既無惡意亦無幻想。¹⁴ 尤其小布希上任後，中美軍機擦撞意外、美國對台軍售，曾使兩國關係面臨挑戰，而華府也不再使用「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定位雙方，但也不再使用「戰略競爭者」稱呼中共。布希政府對中共採取的政策更加接近「圍和」(conagement) 政策，不僅是建設性交往，也有圍堵準備。¹⁵ 「九一一事件」提供兩國一修補關係機會，而此事件雖使美國需要中共的合作，但美國與中共關係沒並有因而有特別的改善。¹⁶

三、反恐與亞太安全

由於反恐戰爭使亞太地區扮演美國安全一重要角色。¹⁷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朝野深切認識到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是聯繫在一起。而美國安全受到的最大威脅之一是所謂的「失敗」國家帶來的，這主要是指那些在全球化背景下運轉失靈國家；這些國家國內秩序的崩潰以及由此產生的地區動蕩為恐怖主義滋長、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提供了土壤，直接影響到美國安全。因此，「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優先上，恐怖主義打擊已勝過傳統區域衝突的化解，恐怖主義成為首要威脅來源，取代中共、俄羅斯或傳統性安全威脅。2002年9月20日布希政府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將「加強聯盟力量戰勝全

¹⁴ 政綱內容請見<http://www.rnc.org/GOPInfo/Platform/2000platform8.htm>.

¹⁵ Zalmay M.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anta Monica: Rand, 1999), p. 72.

¹⁶ David M. Lampton, "China and America after 9/11," *National Interest*, No. 66 (Winter 2001/02), pp. 112-113..

¹⁷ Lowell Dittme, "East Asia and the 'New Era' 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55, No.1 (October 2002), <http://www.wps.princeton.edu/~cis/world politics/oct02/eastasi-Dittmer.html>.

球恐怖主義，保護美國和友邦防範各種襲擊」的重要性，置於「化解地區衝突」之前。¹⁸美國的外交政策爭取在國際多邊的支援，但不惜採取「單邊主義」作法。美國對於恐怖主義，將採取「先發制人」戰略，在威脅進入美國邊界前發現並摧毀之，達到保護美國、美國人民和美國海內外利益的目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摧毀全球的恐怖主義組織，任何試圖獲得或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或武器製作材料的恐怖主義分子，或支援恐怖主義國家；及規勸和促使有關國家承擔其主權義務，不再進一步資助、支援和庇護恐怖主義分子，是美國最優先的任務。¹⁹

四、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與發展

美國雖遭恐怖組織的攻擊，但並沒有因此減少它在亞太地區影響力。布希政府也調整國防戰略，轉為強調具有各種因應危機能力 (capabilities-based)，而非單以因應特定的威脅。²⁰美國重心轉向因應準備突擊、意外、不對稱作戰，並發展一套新的嚇阻概念等。儘管，中共及部分東亞國家倡議新型的安全觀，反對軍事同盟的強化，但美國的亞太戰略及美軍駐留東亞，仍是維繫東亞地區和平最重要的一股力量。而顯示在亞太戰略及安全特點分別是。

(一) 美國戰略重點雖一度加強本土的防務，防範恐怖主義攻擊，但仍有不少學者、官員積極主張，或應將軍力重心由歐洲轉向亞洲，把部分戰略焦點和能力東移，並增強美國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海空力量。畢竟，此一地區關係者美國的政治、經濟與安全利益，美國除必須扮演參與者、平衡者角色外，也須確保自己是受惠者。同時，國務卿鮑威爾也改變為倫斯斐式的思維模式，在新的戰略準則內，距離以及力量已不再具有意義，而快速反映能力也使得大規模部隊不再需要。當長程運輸機、轟炸機和飛彈克服了距離，新的高科技武器武力取代了傳統部隊武力，在過去這意味者戰鬥人員以及空中武力是必要的；但如今這可能意味著對於任何區域採取快速反映的飛彈防衛能力。²¹

(二) 當前亞太情勢現況是，俄羅斯勢力大幅衰退，對區域事務雖然關切，但能力滑落；美國的影響力雖然面臨挑戰，未來仍有發展擴大空間；中共勢正

¹⁸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cited in <http://www.usnifo.state.gov/topical/pol/terror/secstrat.htm>.

¹⁹ Ibid.

²⁰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30, 2001, p. 13.

²¹ 韓國前國防部長金東信 (Dong-Shin Kim), <美國調整軍事佈署對於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 (The implication of the US adjustment of military deployment toward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國防大學九十三年度國外學者邀訪專題講座, 國防大學主辦, 民國 93 年 6 月 3 日。

在快速崛起，影響力日增；日本經濟雖然仍無起色，但由於對外使用軍事力量的限制減少，能力與意願都有增加的可能；東南亞國家試圖整合，困難重重。亞太地區國家對中共的崛起，在經濟上認為是挑戰與機會並存，但在安全及政治上仍有疑懼，希望美國能夠扮演平衡、牽制的角色。

(三)由於亞太地區是一個多元化的社群，不同的國家、文化、民族、發展階段、政治結構，形成了不同的繁榮與潛在威脅，其中包括大規模殺傷性武器(MDW)擴散，朝鮮半島、南亞衝突、台海緊張，而將來可能影響亞太安全的因素還有能源問題、經貿爭執、南海主權爭議、各地的分離主義等等，而其中有關中共的成長與茁壯尤其是令區域所關注。

貳、美國亞太安全政策與各國的反應

2002年3月間，美國提出「核武態勢評估」，到6月美國主動退出反飛彈條約(ABM)。中共認為美國在對內堅持建構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對外則進一步推動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作為，顯示美國當前所採取的是一個「攻防兼具的新嚇阻戰略」，其目的仍在追求、維護最大程度的美國國家利益。而美國相應於亞太安全政策，不管是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武器和核子科技的擴散，打擊恐怖主義活動，約束流氓國家行為，避免衝突及出現可能導致戰爭的對抗性競爭(不論是在南海、朝鮮半島或台灣海峽)，阻止區域霸權產生，或是要配合美國促進安全、維持穩定、保護美國強權優勢的政策需要情況下，美國認知是國際性的經濟與安全合作不可避免，更大程度的開放、民主、法治、以及市場經濟將有助於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因而在安全與軍事戰略上採相應之作法。

一、美國對當前亞太安全具體作法：

(一)和亞太各國保持廣泛的接觸、加強各方面互動，鼓勵區域內多元發展，維持經濟改革、開放市場，提倡民主，主張安全對話，以推動廣泛安全的概念和機制。²²「結合民主、盟國優先」，凸顯美國與亞太民主盟邦合作的重要性，在不過分強調強勢單邊主義的基礎上，美國要進一步強化其領導角色，與各國加強反恐合作、成立廣泛的反恐聯盟，防止恐怖分子與流氓國家取得核生化武器，力圖消滅恐怖組織，並將恐怖分子繩之以法。²³

(二)可預見的是，美國對於飛彈防禦的研發與佈署都會加大力度，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更會進一步發展，並且在必要時會不惜首先使用小型

²² James A. Kelly, "U.S. Policy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iorities," June 12, 2001,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1/3677.htm>.

²³ See Colin L. Powell's Remarks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on September 11, 2002.

戰術核子武器。美國當前的防護手段是採取多層次的嚇阻，這其中包括國家飛彈防禦（NMD）與戰區飛彈（TMD）、先進傳統武器、不擴散、反擴散、武器管制和預防外交等等，如果前述作為失敗則不昔進一步動用戰術核武，主要目的仍在於嚇阻潛在的威脅、維護美國及亞太盟邦的安全。

（三）美國除會加強與亞太各國政治與安全交流與合作外，今後還更會進行雙邊、多邊聯合軍事演習。美國在南海地區態度已由過去的消極中立、積極中立轉而為積極關切。中共認為美國應該會進一步加強在亞太地區軍事戰略部署，強化其他亞太島嶼週邊地區前進基地，在西太平洋地區增加臨時性基地，以維持亞太地區軍力平衡，但要避免出現大的軍備競賽。維持美軍留駐亞太地區一事合乎美國與區域安全利益，美國軍力的展現、部署均屬必然，這也可以顯示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承諾是不變。²⁴

（四）美國將會進一步與俄羅斯加強區域合作，鼓勵日本擺脫非戰憲法束縛，以分攤國際和平責任，華府也會與韓國、日本、台灣、澳洲、菲律賓、泰國等國家建構、擴大有好合作及政治結盟關係，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加強安全與信心建立方面合作，把印度、蒙古、新加坡及越納入此體系，並嘗試將勢力深入中亞，以平衡中共勢力成長。

（五）兩岸關係上，美國基本政策仍是台灣不獨、中共不武、維持現狀與動態平衡、雙方對話、和平解決。在台灣未挑釁情況下，華府將會盡力阻止中共武力犯台。²⁵未來，華府可望繼續協助台灣免於中共威脅，並將台灣納入牽制中共的整體戰略架構中。並與中共在合作及互利基礎上共維持廣泛交往，以建立發展雙方建設性關係(含安全關係)，並在特定議題上加強合作，美國將一面透過交往試圖影響中共行爲，希望中共政策透明化，接受國際行爲規範；另外也以中共為假想敵，而對北京進行有形與無形戰略圍堵與約制。²⁶

²⁴ See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of US Defense Department*, 14 June, 2001, http://www.defenseink.mil/news/Jun2001/t06142001_t614bckg.html.

²⁵ Michael Swaine and James Mulvenon, *Taiwan's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ies: Features and Determinants* (Rand Corporation, 2001), p.167.

²⁶ Zaimay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Byman, Roger Cliff, D. Orletsky, David A. Shiapak,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Rand Corporation, 1999),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082/MR1082.chap4.pdf>, p. 72.

二、美國亞太軍事戰略的重心

小布希 2001 年向國會提交「四年期國防總檢」(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中，可以歸納出其針對亞太安全政策，至少有四項重點值得注意：²⁷

第一，重申聯盟關係對美國安全政策的重要性。在亞太地區美國與日本、南韓、澳洲、泰國、菲律賓五個盟國間之雙邊防衛及和新加坡、臺灣友邦間關係的改善，是美國向其盟友表達堅守目標及有能力實踐其安全承諾優先作為。

第二，相當重視美軍駐留西太平洋地區，諸如增加西太平洋地區航母戰鬥群的活動能力、增加西太平洋地區臨時性基地、在西太平洋地區尋求從事島嶼戰的訓練合作計畫等。

第三，東北亞及東亞沿海區，界定為對美國利益至為重要的區域。東北亞被認為是最複雜的區域，概因美國與日、韓簽署聯盟承諾，且該地區仍處於與平壤對峙中。而東亞沿海區係指從日本南方經由澳洲進入孟加拉灣之延伸海域，由於引起諸多國家興趣而紛爭不斷，很明顯的是其間包括臺灣、印尼、馬來西亞、甚至南中國海，而臺灣被視為是美國重要利益區。

第四，對中共的分析。在討論到需要美國維持該地區穩定及限制軍備競爭時，國防總檢指出亞太地區內擁有豐富資源的軍事競爭者即將出現。顯然表達出美國對中共憂慮，並建議應建立亞太防衛關係及確保強大前進部署軍力展示能力，避免心懷不軌國家有機可趁。²⁸

三、美國在亞太對中共崛起的因應

依據美國「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所稱，亞洲逐漸浮現為一個易受大規模軍事競賽影響的區域，此區域將出現一基本上具有大量資源的軍事競賽者。而報告中所謂的特殊挑戰區域，已明確指出為自孟加拉灣到日本海的東亞沿海地區，同時報告中的軍事競賽者毫無疑問指的是中共。由於戰後兩極化的國際體制已徹底瓦解，美國成為獨一的超級強權國家。美國也是唯一有能力強化全球安全的國家。無疑的，美國對外政策是尋求當今全球的主導權，因此任何存在於區域性的潛在勢力，卻可能發展成為具有足夠的能力，甚至可以威脅到區域的穩定時，此將嚴重影響到美國的利益。²⁹因此，美國認為有必要制訂一套政策來以防阻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

²⁷ Steven Metz, *American Strategy: Issues and Alternatives for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Studies Institute, Feb. 2002), pp.45-49.

²⁸ 季北慈，〈美國亞太安全政策：反恐怖主義、四年期國防總檢及其他〉，第二屆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防大學主辦，民國 90 年 12 月，頁 41。

²⁹ 毛惠民、陳漢華，〈美國的全球戰略與中共及台灣問題〉，第二屆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防大學主辦，民國 90 年 12 月，頁 1-2。

（一）國防戰略重心轉移

布希政府國防總檢中最主要戰略規劃，是將美國國防、外交重心由歐洲轉移至亞洲。中共的崛起已成為美國最大挑戰之一，特別是中共現代化核武及飛彈，及其在東南沿海擴增軍力，都直接牽繫著美國及其東亞盟國安全情勢。為反映布希政府戰略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亞洲，美國陸軍有意將部分貯存在歐洲武器和作戰裝備移往亞洲某些地區，且部分駐歐美軍也可能會有移往亞太地區傾向。³⁰美國國防部於 2000 年 5 月發布的「2020 年聯戰遠景」中指出，美軍未來在亞洲駐軍開始朝質量上發展，同時未來幾年內把 60% 的核攻擊潛艦從歐洲佈防至亞洲，並計畫在亞洲部署更多新型常規潛艦、戰略轟炸機、空中加油機等武器裝備，以增大美軍大縱深打擊力量。³¹

（二）增進美國亞太區域防衛能力

希政府「九一一事件」後沒有放棄打贏兩個「主要戰區戰爭」戰略，但在美國本土安全堪慮之下，要求美國亞太盟邦（日本、澳洲）在波灣、台海潛在衝突地區，增加扮演輔佐美國不足兵力的角色。美國將繼續落實包括：在亞太地區尋找更多軍事基地或使用權（如樟宜軍港、金蘭灣）；以兩個特殊地區（東北亞與西南亞）為主要目標；防止亞太地區出現一個「軍事競爭對手」。³²美國除在關島部署巡弋飛彈外，在 2002 年 10 月首艘洛杉磯級核潛艦亦進駐。³³「九一一事件」後，朝鮮半島、台海兩岸、南海議題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相對降低，中共增加了在這些議題上活動的自由空間。另「九一一事件」使美國為打擊恐怖主義而無暇他顧，若美國持續以美國本土安全為主話，在海外基地及人數可能面臨重大的調整。

（三）強化區域戰略穩定

自從美日擴大安保條約的「周邊事態」範圍後，美日間軍事聯盟關係便又向前推進一步，而日本在美國反恐怖主義行動上所展示的支援，更贏得布希的信任和感謝，因而表明要使日本成為美國外交政策重心，使美日戰略夥伴關係空前鞏固。³⁴布希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將北韓列為「邪惡軸心」之一，稱日本、南韓為「自由偉大同盟」。美國國務卿鮑爾在年度美澳雙邊安保會議中強調美澳聯盟重要性，並指出日、澳、南韓是美在亞洲地區戰略夥伴。³⁵

³⁰ 〈美擬調動歐洲裝備至亞洲〉，《聯合報》，民國 90 年 8 月 31 日，版 13。

³¹ 〈中俄聯手抗美態勢日趨明顯〉，《中國時報》，民國 89 年 7 月 17 日，版 14。

³²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30, 2001, p.4.

³³ “U.S. Attack Submarines Moving to Guam,” *CNN*, October 1, 2002.

³⁴ 〈美與南韓例行軍演日參與電腦模擬作戰〉，《中國時報》，民國 90 年 8 月 21 日，版 10。

³⁵ 〈澳、日、南韓，美視為亞太戰略夥伴〉，《聯合報》，民國 90 年 7 月 31 日，版 12。

（四）建立飛彈防禦系統

美國除單方裁減核武外，小布希政府於 2001 年 12 月 13 日宣布退出 1972 年反彈道飛彈條約，執意全面發展飛彈防禦系統。美國辯稱發展飛彈防禦系統是為抵擋『流氓國家』對美國發動導彈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布希政府看法，其他的建軍構想與國防戰略部署或許可以相互妥協，惟獨飛彈防禦計畫不能讓步。從表面上來看，美國建構部署飛彈系統是布希政府強化美國海空實力的必要配套設施，因為其不僅可以保護美國駐紮在海外的海空軍基地與軍隊，也可以有助維持美國與其盟國的報復力量。而美國發展飛彈防禦系統所考慮的「中共因素」是十分強烈，就戰區飛彈防禦（TMD）而言，繼美俄全部廢除中程彈道飛彈條約（INF）簽署後，只有中共仍在生產飛彈裝備，且出售短程彈道飛彈；倫斯斐更公開挑明美國部署國家飛彈防禦（NMD）主要不是對付流氓國家，而是針對中共日益增強的核子武力與二砲部隊。³⁶美國已注意到中共可能基於經濟改革優先考量下，而無意與美國從事包括飛彈防禦系統在內的軍備競賽，但在美國提供盟國「保護傘」後，中共想要置身競賽外似乎已不可能。

四、亞太國家對與美國合作及中共威脅的認知回應

大多數東協國家對於美國是既依賴又戒備。由於區域整合不易，各國本身又缺乏足夠力量以捍衛東南亞區域安全，而美軍撤離後又無取代力量，所以相關各國並不希望美國完全撤離。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都公開表示支持美軍留駐東南亞地區，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及汶萊都先後同意提供後勤補給及維修設施。但是，亞太相關各國也擔心美軍進駐、干預各國主權及內政，懷疑美國的霸權心態與作為會對區域安全與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如果因為美國的霸權作風影響區域安全，引起引起中共不滿，逼迫有關各國必須表態時，這並不符合相關國家的利益。³⁷

相對亞太各國而言，維持區域安全與穩定最符合彼等國家利益，而美國展現軍力、平衡中共軍事力量過分擴張是符合此一目標。同樣的，亞太國家對於中共的發展與茁壯同樣是既期待又憂慮。對此等國家而言，中共的龐大市場是機會與挑戰，但也擔心中共迅速崛起的政、經實力如不受約束，將使得區域穩

³⁶ 陳一新，〈TMD與台灣安全〉，戰區飛彈防禦體系與台灣安全論文集，民國 88 年 7 月，頁 1-5。

³⁷ See Rizal Sukma, "US-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After The Crisis : The Security Dimens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sia Foundation's Workshop on America's Role in Asia, Bangkok, 22-24 March, 2002, pp.1-2, <http://www.asiafoundation.org/pdf/sukma.pdf>.

定受到衝擊，尤其是中共軍事現代化後實力的大增更令這些國家操心。³⁸所以亞太各國在回應中共安全威脅上皆採務實政策，一方面積極與中共交往，希望藉由政治、安全與經濟的互動，加強彼此間對話、互信與互賴，但同時也贊成維持適度的嚇阻作用，和美國合作，以防止中共成為為一個侵略的國家。對亞太而言，維持與中共和美國間平衡和合作的關係才是彼等最大國家利益之所在，所以部分美國學者及智庫建議，美方不宜迫使相關國家在北京與華府間做一選擇，因為美國不必然就是贏家。和美國的軍事合作，及與中共政經往來對亞太小國家而言不僅必要且是有效，因為只要美軍繼續留駐，就會牽制中共尋求區域霸權的野心和行動，但這前提是希望美國不能會演一個強勢，或成為區域安全麻煩的製造者。

參、中共對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因應

一、對全般局勢體認

中共認為「九一一事件」後的時期，雖然各大國間相互關係仍有不同程度聯繫與矛盾，但由於反恐與維護和平的總目標一致，一種以美國為主導、兼顧各大國利益的大國新關係格局已具雛形。³⁹冷戰結束以來，各國對軍事戰略進行全面反思，面向新世紀的軍事戰略如何調整，仍是有爭議的戰略難題。「九一一」事件後所表現的新軍事威脅使未來的軍事競爭形式出現較大變動，進而對各國的軍備建設與安全戰略提出新的要求。各國不得不在注重傳統軍備建設的同時，加強對新軍事安全威脅的研究，並作相應的軍事戰略調整。而美國新軍事戰略調整亦已初具雛形，從美國《核態勢評估》及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以及俄羅斯等軍事大國的軍事戰略調整文獻中可看出，世界各國軍事戰略與以往相比，有很大改觀，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美推出「先制攻擊」，並以其為美軍備建設的指針。美國因應反恐的首要戰略任務，未再把中共崛起視為最緊迫的戰略威脅，中共面臨壓力有所緩解。今後數年內，美還將以反恐為首要任務，繼續尋求中美合作，因此中共面臨的美國軍軍事壓力將有所舒緩空間。換言之，世界及中共面臨大規模戰爭威脅可能性目前幾近為零。因此近期，中共在軍事安全上將獲一段間歇期和機遇期。⁴⁰

³⁸ See Angel M. Rabasa, "Southeast Asia after 9/11: Regional Trends and US Interests," December 2001, <http://www.Trand.org/publications/CT/CT190/CT190.pdf>.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亦持相同看法，見中國時報，台北，2002年6月10日，13版。

³⁹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2/2003）》（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頁42。

⁴⁰ 同前揭書，頁111。

二、對美國亞太區域干預回應

而針對後冷戰時期美國一方面在歐洲推動「北約東擴」，允許中歐國家加入北大西洋集體安全系統，另一方面在亞洲透過美日安保新指針，強化兩國軍事同盟關係之做法，中共在 1998 年及 2000 年公佈的兩份國防白皮書中，均大肆抨擊軍事同盟以及武力干預為冷戰時期舊思維，依靠本身軍事優勢威脅其他國家安全。⁴¹或許為挑戰美國強化軍事同盟在後冷戰時期國際安全的作用，中共自 1996 年起先後與世界主要國家及亞太鄰邦建立不同層次之夥伴關係，如中共與美、俄建立不同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與英、法建立「全面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與日、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cooperative partnership)，與東協國家建立「睦鄰友好夥伴關係」(good-neighboring partnership)。形成一個以北京為中心但不同層次的夥伴關係網絡，頗有以夥伴關係界定後冷戰時期國際新秩序企圖。此種軍事同盟與夥伴關係之對立概念，說明美國與中共國際安全觀基本歧見。

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指出：「多極化趨勢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⁴²1997 年 4 月，中俄兩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中共期望藉由與俄羅斯聯合來共同抵制美國單極獨霸傾向。同時認為，針對具體國際問題，與一些有共同利益國家合作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將可有利於其在世界多極化趨勢發展，並能避免中共成為反霸「出頭鳥」以及拉長與美國的戰線，減弱它亞太地區強勢地位，進而強化其與俄等國家於國際事務方面戰略協作關係。⁴³同時，對美國藉由美日聯盟維繫東亞區域秩序安全政策核心，表面上因應南亞恐怖主義擴張，實質長遠上是對其一種軍事圍堵，使其認知到美軍正準備應付可能發生在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的衝突事件。且由於美軍正計劃讓關島成為其在亞洲邊緣的兵力投射中繼站，以利其水面艦及潛艦移防關島，進而縮短自夏威夷橫跨太平洋航程，這使美國更具備軍事主導權。中共視此舉為對其遂行包圍以及美國西進的一策略，因此中共領導人亦已加速解放軍現代化，並增加其國防的預算以為因應。⁴⁴

⁴¹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July 1998, p. 5. 以及 2000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報網路版公佈之〈2000 年中國的國防〉，見 <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channel1/10/20001016/273540.html>.

⁴²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97 年 9 月 12 日，版 1。

⁴³ 丁永康，〈21 世紀東北亞國際政治新秩序：持續與變遷〉，收錄朱松柏主編《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台北：政大國研中心，民國 92 年 6 月)，頁 41。

⁴⁴ 韓國前國防部長金東信 (Dong-Shin Kim)，〈美國調整軍事佈署對於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 (The implication of the US adjustment of military deployment toward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國防大學九十三年度國外學者邀請專題講座，國防大學主辦，民國 93 年 6 月 3 日。

肆、中共核武發展對美國亞太安全影響

一、對美國亞太區域安全規劃影響

中共目前在整體軍事實力雖遠落美國 20 年以上，但其近期在某些特別部分（如彈道飛彈、飛行技術、電子偵察、資訊戰等）已投入龐大多資。同時，也持續研發所謂『新概念』武器系統。同時未來也可能投入反太空部署武器系統研發，以強化其核武現代化的精準、存活能力。⁴⁵而這些走向必然會給美國帶來安全設計上衝擊。尤其是在美國區域安全維護規劃上會因而會變得更為複雜。這正如同美國蘭德公司所點出在多極化戰略環境下，會造成美國區域嚇阻政策有效規劃的複雜變數：它分別為⁴⁶

（一）許多區域敵人為避免有所損失，例如領土主權、因應外部威脅能力、或是因而導致國內政權陷危機中時，以致願意承擔使用核武巨大風險；

（二）區域內敵手基於區域危機通常在涉及其核心利益，或許會以核武展現其強烈決心；

（三）核武可以成為區域強權地種手段，會使美國付出龐大代價，而此代價將會超過美國在世界許多地方地利益

二、對美國關心的核不擴散影響方面

冷戰後，美國除關心中共軍力與核武現代化，也對其將核武及飛彈技術輸出至第三世界國家，甚而造成區域安全不穩定（如印巴及北朝核武問題）等作為甚感憂慮。由於中共是一個擁有大量核武及生產核融合物質核武國家。因此這些能力因素，極有可能限制美國一些戰略上目標達成。美國為促使中共加入禁止核武及飛彈擴散機制，早從 70 年代開始即與中共展開對話，並使用許多正面與負面抑、誘因來鼓勵中共簽署各種構成國際防止核擴散機制的單邊及多邊協定。但是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間，中共的核武器出口--特別是對巴基斯坦出口---對國際的不擴散而言是一大擔憂，這也持續使美國與中共間雙邊關係烏雲密布。⁴⁷進而影響到一些雙方區域合作方面的議題。未來美國在面對亞太與中共可能爭執時，這方面問題將因而肘制美國一些主導與策略規劃可能。

⁴⁵ 丹尼斯·希其 (Dennis V. Hickey),〈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與台灣軍事改革：進程、問題與展望〉, 第四屆台灣國防國際研討會, 中華民國國防政策與戰略研究學會主辦, 2004 年 2 月 29 日, 頁 4。

⁴⁶ 詹姆士·史密斯 (James M. Smith),《在核生化威脅中尋求國家安全》,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 (台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2 年 4 月), 頁 30。

⁴⁷ Deadly Arsenals, "China's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Brief 5, (May 2002), <http://www.ceip.org/files/nonprolif/templates/Publications.asp?p=8&PublicationID=971>

三、對美國國土安全威脅影響方面

中共核武現代化發展結果將使美國面臨國際與國內安全環境壓力。以美國情報分析報告顯示，中共彈道飛彈力量在 2015 年將增加好幾倍，而且未來主要用於對抗美國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力量的部署，並預計在 2007 年中國就能夠開始部署 DF-31 機動洲際彈道飛彈（ICBM）、2012 年部署巨浪二型（JL-2）潛射彈道飛彈（SLBM）。⁴⁸一旦中共果真依計畫完成，依據美學者 Stokes 等進一步對中共既有的安全保證可信度分析來看，雖然中共可能仍會維持其一貫不首先使用與防禦、自衛的原則。但也可能一些可能特殊運用是例外，譬如中共東風二十一型（DF-21）系列彈道飛彈運用原則，即是實質對準其所擔心亞太主要核武國家（特別是美國及俄羅斯），以及印度。且中共對此之式聲明僅是一些限制原則且其相關完全透明可知的計畫，以致對其是否可能使用的整體性瞭解上仍美國仍將無法掌握。⁴⁹這對未來美國能否確保本土絕對安全是一大挑戰。

同時，也由於中共長期在國際場合提出核裁軍提案。例如主要核大國應該放棄核武嚇阻政策、所有核武國家應該保證無論在任何時候及情況下保證不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不在自己領土以外部署核武器，及任何國家不應該發展或部署外太空武器或飛彈防禦系統，來危害到戰略的安全與穩定等。⁵⁰均是衝著美國而來，因此未來在美國發展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相關配套措施時，中共可能再次藉此以抵制美國，或藉機採取在不擴散方面的不合作。這對於未來美國維護區域安全、推動反恐與不擴散的行動上將投下一不定變數。

綜合而言從美國學觀察，冷戰後美國是不願見到中共崛起成為其核武的一主要競爭者。同時，由於美國對外政策推行上，對核武器，飛彈防禦，及中國政策方面容易形成三種不同路線的決策模式，以致使美國在整體評估與平衡雙方間競爭或衝突利益時更為困難，這對美國將是一極嚴重考驗。長期看來，美國以對話合作方式，增進與中共在軍控及不擴散議題合作是符合其亞太區域利益，因此美國可能採取前述的方式，以審慎態度因應中共核武現代化。⁵¹

⁴⁸ 〈CIA Estimate of Chinese Missile Force Trends – January 2002〉, p36-48.

⁴⁹ Bates Gill, James Mulvenon, Mark Stokes. “The Chinese Second Artillery Corps: Transition to Credible Deterrence,”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an Organization: Reference Volume v1.0*. Ed: James C. Mulvenon, Andrew N.D. Yang. 2001. Page 516.

⁵⁰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0. Defense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ctober 2000. <http://www.fmprc.gov.cn/eng/32221.html>

⁵¹ Robert Manning, Ronald Montaperto, and Brad Roberts, “China,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in *Paper examining China’s nuclear doctrine, China’s security relationships with Russia and the U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nuclear status on US strategic poli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 May 2000); <http://www.csis.org/pacfor/pac0020.html> or <http://www.cfr.org>.

第二節 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方面

由於中共在戰略上居於亞太地緣政治格局的中心位置，而政治上又奉行社會主義，有獨特的文化體系，且人口眾多，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認為中共的戰略崛起勢將打破既定國際戰略平衡，威脅美國在亞太甚至全球的戰略利益。美國國防部2000年發表的專題「2025年的亞洲」的戰略分析報告中，警告指出，未來美國的主要威脅在「亞洲」，意指中共。⁵²

中共軍方學界認為，在中共戰略邊界，東有國防開支居世界第二的日本、北有核力量居世界第二俄羅斯、西有被稱作世界「第六極」的印度、南有結成政治、軍事聯盟的東協。而朝鮮半島南北對峙，是世界上軍事力量最密集地區之一。同時，美國駐亞太的軍事力量更明顯是以中共為主要防範對象。在中共周邊從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南沙群島經麻六甲海峽繞至南亞、中亞的馬蹄形地緣戰略帶存在著不確定因素。尤其是科索沃戰爭以後，大國地緣戰略競爭重點明顯東移，美、俄、歐都增加對亞太事務的關注，對中亞、南亞、東亞局勢關注或介入力加大。印度、東協、韓國、日本皆有不同程度的捲入新一輪軍備競賽，美國新世紀戰略重點也在向亞太轉移，逐步聚焦於中共。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及TMD都企圖涵蓋台灣海峽甚至南海，明顯是以中共為其假想敵。⁵³同時，由於中共處於一邊想與美國合作而一邊又想要從美國束縛下解脫的矛盾情結下，對其軍事武力與核武發展乃考量在塑造穩定的亞太安全以利其發展前提下，是需要美國在此區域的善意與合作，但他又無法掙脫出在亞太中的重大利益即國家主權問題可能爭議，因此亞太地區與美國、以及與其間的發展將被中共視為其未來軍事與核武發展抉擇考量因素。僅就亞太安全戰略格局、美軍亞太軍事部署合作，以及亞太國家對中共軍事與核武發展回應摘述如後。

壹、亞太安全戰略格局

從戰略地位上看，亞太地區擁有東亞至波斯灣的重要海上通道；從安全形勢上看，亞太地區無北約模式的多邊地區安全機制；從大國關係上看，該地區的各大國關係比較複雜，中共、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國家之間關係正處於調整之中，尚未定位；從戰爭可能性上看，存在不少歷史遺留問題。領土和海洋

⁵² Thomas E. Ricks : *Changing Winds of U.S. Defense Strategy*, Herald International Tribune, (May 2000),27~8.；詳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戰略大格局：新世紀中國的國際環境》〈北京：時事，2000年12月〉，頁140。

⁵³ 同前註

權益爭端涉及東亞眾多國家，有爆發局部戰爭和軍事衝突的潛在可能。⁵⁴而邁入200年前後在亞太安全與戰略競逐上於不同時期呈現了以下幾個特點。

一、美、中、蘇戰略實力推移

1991年蘇聯解體，宣告歷時四十載冷戰正式結束，也徹底改變了中共在美國全球戰略估量(strategic calculus)中的槓桿地位。同時，美國從波斯灣戰爭勝利以至連續十年高經濟成長，使其成爲世界唯一超級強權。而中共在天安門事件衝擊後，仍遵循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目標，致力增強綜合國力且在政、經與軍事、外均有進展，逐漸被美國認定爲潛在「同等級競爭者」(peer competitor)。反觀俄羅斯則由於過去蘇聯時期強大軍事實力隨著經濟力的下滑而急遽銳減。此種三邊戰略實力消長之變化，即形成中共所謂「一超多強」之國際權力格局。

二、美國與日本強化軍事同盟

冷戰結束後，中共、北韓等亞洲地區共產政權並未因而撼動瓦解。日本鑒於安全形勢需要，認爲美軍亞太前沿部署(forward presence)仍爲區域和平重要支柱，因而積極尋求與美國加強安保合作關係，而此觀點恰符合美國後冷戰時期「鞏固同盟」戰略部署，藉由加強傳統盟邦間安全合作以確保美國超強地位。美國一方面在歐洲推動「北約東擴」，另一方面在亞洲透過美日安保新指針，強化兩國軍事同盟關係。美國國防部強調，美國加強與亞太盟邦關係，事實是上發揮促進區域和平穩定作用。⁵⁵在美軍亞太新兵力部署調後，美日聯盟對此區域安全的共同管理也許會很快的成爲事實。因日本也許會填補因美軍重新調整佈署及減少兵力所造成的兵力缺口，這將更凸顯日本在區域安全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時，日本政府已經宣佈他們參與飛彈防禦的立場，且增加了2004年國防預算，故東北亞安全的核心，將會是美日聯盟，而美韓聯盟將附屬在其下。⁵⁶

三、中共戰略重心移轉

1990年代，中共幾乎完成與所有陸地接壤鄰國完成勘劃界，並與俄羅斯、中亞及越南、寮國等逐次簽訂邊界條約或協定，紓解中共長期來自陸地鄰邦安全威脅。此外，中共爲保護位於沿海之經濟開放地區，乃進一步加強海空兵力

⁵⁴ 〈透析美國軍事戰略大調整〉，《瞭望新聞》，21期(2001年5月21日)，頁59。

⁵⁵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November 1998, p. 34.

⁵⁶ 韓國前國防部長金東信(Dong-Shin Kim)，〈美國調整軍事佈署對於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國防大學九十三年度國外學者邀訪專題講座，國防大學主辦，民國93年6月3日。

建設，思考將作戰防衛縱深向外擴張，從而根本改變了過去中共軍隊演訓不離海岸之慣例，開始經略海洋，亦因此增加解放軍海空軍與亞太周邊國家軍隊之接觸可能。此一形勢發展自然對位在台海當面之台灣造成了冷戰時期所未有之軍事壓力。

四、日本致力成爲「正常國家」

日本在《2001 年日本軍力》一書中分析日本國家安全的威脅可能有下幾種：⁵⁷第一是，亞太地區安全情勢動盪，勢必將影響日本石油輸入，而影響國家經濟發展及安全的維護；其次，目前北韓長程彈道飛彈能力，將可輕易把核子彈頭送到鄰近各國。該飛彈一旦發射，僅數分鐘時間可抵日本，而日本自衛隊幾乎無法攔截；第三，中共自認是亞洲盟主，也是世界盟主而應享有霸權，且種瞧不起日本的意識根深柢固；第四，北韓爲確保政權鞏固，或南下攻擊南韓，或以飛彈試射及核武威脅日本等，多將直接影響日本國家安全；第五，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將會改變東亞地區權力平衡。如果一旦北韓消失，駐韓美軍就會失掉駐守的依據，而統一的新國家與中共保持緊密外交關係，對日本而言仍是威脅；第六、日本自衛隊受到和平憲法與法律的束縛，動彈不得

因此近年來日本在區域戰略上尋求加強與美國安保合作，且東京已擺脫過去惟美國政策是尊雙邊關係互動模式，轉而採取積極主動之做法，企圖在經濟之國際影響力以外，建構國際政治面之舞台。由於日本冀望成爲經濟大國後，且企望於近期內登上政治大國之列。所以從 80 年代起，其主要目標就是爭取出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逐步做到像美國等大國那樣能夠自由的向海外派遣軍事力量，以保衛日本在世界各地利益。爲實現這一目標，日本向聯合國提供了大量經費，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地位。⁵⁸

六、朝鮮半島之統合

2000 年六月南韓前總統金大中在舉世驚歎聲中飛往平壤與北韓領袖金正日舉行歷史性高峰會，並簽署聯合文件同意離散家庭團聚，南北鐵道聯結以及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等安排。南北韓在雙方敵對狀態尙未結束前，得以擱置成見舉行兩金高峰會，亦爲南北統一邁出可觀之一步。在區域安全上，南韓政府雖一再強調南北雙方並未觸及駐韓美軍之議題，然而將來統一後朝鮮半島是否成

⁵⁷ 桃井真，《2001 年日本軍力》，胡台生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8 年 6 月），頁 31-64。

⁵⁸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185-187。

為同時擁有南韓經濟實力以及北韓核武科技之強國，頗令區域國家憂心；而一統一朝鮮半島是否仍然歡迎美國駐軍，亦為一重大問題。

參、美國亞太軍事部署與合作

美國維持東亞駐軍規模並不大，主要作用為：(一)作前沿部署部隊，它是以美國的軍事力量和在這地區眾多盟友為依托；(二)其部隊的裝備精良在該地區首屈一指，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在偵察、機動性、指揮、控制和通訊以及規劃等方面的能力無可匹敵；(三)這些軍事存在主要是沿西太平洋邊緣一線部署的，因此，它將美國戰略邊界從位於太平洋中部夏威夷、關島幾乎推到了東亞大陸的海岸線上，使得整個太平洋幾乎成為美國內湖；(四)美國在這裡享有其他任何國家不可能擁有機動和戰略佈局優勢。而對於亞太地區安全戰略合作上除建立雙邊必要合作協議如附表五之一外。

附表五之一：美國與亞太國家軍事合作關係

國家	軍事關係
日本	為美國最穩固之亞洲盟邦，亦有遭受恐怖攻擊之經驗（地下鐵沙林毒氣攻擊）。美國目前除在日本駐有五萬餘美軍之外，目前正積極進行飛彈防禦之建構工作。訂定有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及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
南韓	美國與韓國簽訂有正式同防禦條約之軍事協防條約，在朝鮮半島除有三萬餘駐軍之外，與韓國軍方每年至少有三次聯合操演。
菲律賓	美軍目前派有顧問團駐菲，訓練其國防軍執行反恐作戰。訂有美菲共同防禦條約。
泰國	美國與泰國在反恐、反毒方面的軍事關係良好，每年舉辦一次「金色眼鏡蛇」聯合軍演以確保區域和平。訂有美泰共同安全法
新加坡	訂有美新後勤設備使用備忘錄。雖非美國正式盟邦，惟仍積極參與美國主導之各項軍事行動，並提供整補基地供美軍運用。
馬來西亞	與美有穩定軍事合作關係，持續進行聯合之叢林訓練、軍事演習、與軍事諮商會談。
印尼	與美在反恐議題上合作，惟因人權與東帝汶獨立問題，進一步密切合作仍有限制。
澳洲	與美國在東帝汶獨立問題上同樣持有堅定之立場，近因巴厘島爆炸事件，參與美國全球反恐的態度更為堅決。目前與美國在情報分享與戰略聯合行動上均有合作。訂有澳紐美公約及美澳紐 21 世紀戰略伙伴關係條約
紐西蘭	澳紐美公約
汶萊	美汶防禦合作諒解備忘錄
台灣	與台灣之台灣關係法。美國與中華民國之軍事關係已有加強，除了對中華民國進行軍力評估之外，亦積極協助中華民國強化其聯合作戰之能力。此外，亦規劃安排中華民國以觀察員的身分參與美軍之聯合軍演
中共	美國與中共之軍事關係將強化以下幾個重點：1 加強溝通，避免中共誤判；2 強調美國對區域穩定之承諾；3 積極交流以改變解放軍對美國的態度；4 增強雙方意圖之透明度；5 強化軍事教育交流。

資料來源：91 年 10 月 13 日--27 日國防部與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合辦第三期「戰略培訓班」實施授課時，美方 North 准將所提出口頭摘要。

一、美國在亞太軍事部署調整演進

布希政府在面對調整亞太戰略部署，他必須考量美國與亞太地區地緣特質所隱含的戰略意義與權力關係，即與海、陸強權，日本、中共間互相爭霸的基本格局。⁵⁹而美國在亞太戰略目標在過去十年也明顯有所調整，90年初期考慮主要是防止朝鮮半島的核武擴散問題。90年代中期後，隨著中共的快速發展出現，調整的趨勢日趨明朗。從安全策略來看，美國調整軍事部署已在加強，如單邊軍事優勢、雙邊軍事同盟，並同時對中共進行接觸和嚇阻等。對日本政府，布希政府也暗示日本修改非戰憲法，讓日本逐漸成爲一個「正常國家」(Normal State)，讓日本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並向美國購買空中加油機等，也希望美國、日本與南韓等東北亞國家能夠增加軍事演習。⁶⁰其戰略目的，旨在中共領土東方、東南方和南方等，建立起以日本、南韓、琉球、臺灣、菲律賓、新加坡、印度的新圍堵鏈。主要內容包括，加強與日本的軍事同盟，把日本視爲實施新亞太戰略的核心，並同時與南韓增進實質軍事關係建立各種「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⁶¹並鼓勵日本與俄羅斯進行和解，包括透過談判解決北方列島之爭議。⁶²並加強與澳大利亞的軍事合作，再聯合南亞大國印度來制衡中共。

美國的亞太戰略構想是建立在一個有盟國參與的多邊戰略體系，現在的雙邊盟國體系已逐漸不能滿足美國的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具體作爲是達成多國集體性對安全形勢之磋商機制，增強多邊演習超過雙邊演習之規模，在透過「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把指揮管制系統一體化。美國因應亞太地區快速改變，正在此區域展開調整與部署，以因應中共在亞太地區崛起之力量。雖然美國在亞太地區和歐洲地區相同均駐紮約十萬軍隊，但是因爲美國在亞太地區並無亞洲版的北約組織，美國目前只有與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簽訂雙邊軍事同盟，而與大多數亞太國家並無條約式之軍事聯盟關係。加上南中國海海域可觀的海底資源，美國已多次尋求與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進行多國擴展防衛合作。

⁵⁹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憬藝，民86，頁27-28。

⁶⁰ 林正義，〈美國調整戰略亞太均受衝擊〉，《聯合報》，民90.5，版11。

⁶¹ 信心建立措施並非軍備管制監督技術，它是用來助長彼此的信任，促進透明化，並提供一種可以在飛彈防禦的研發與部署上合理預測的判斷，因此，它是希望對敵方軍事能力的判斷，不會料敵過寬，緩和惡劣狀況，而不致於造成軍備競賽或有害於危機時之穩定。K. Scott McMahon 著，《美國飛彈防禦的過去與現在》，曾祥穎譯，臺北：麥田，民90.6，頁297。

⁶² Khalilzad, M. Zahmay,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 and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CA: RAND Press, 1999. pp. 73-74.

對美國而言，為確保其在亞洲的利益，防止亞太地區任何強權興起，嚇阻侵略行為並維持區域內穩定，確保海上交通線及進入亞太市場暢通無阻，防止大規模武器擴散，將是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部署核心。同時美國藉由建構由「美日核心」、「美國盟國」以及「周邊友好國家」所建立的三層安全網，此形勢也讓中共感受到即使不是立即威脅，至少也是巨大的戰略壓力。已經使得中共感受在亞洲的安全空間受到壓縮，與北約東擴給俄羅斯帶來的壓力相似。但是美國此時也面臨調整亞太戰略的困難，首先要把雙邊關係變成多邊關係困難度很高，在東亞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加坡、菲律賓與越南等國，與中共的關係不同，對中共經濟的依賴程度各異，均有不同的國家利益，短時間之內也有難以快速形成共同戰略目標的困境。

二、亞太軍事部署重點與方向

美國總統布希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於 2001 年 5 月在對美國海軍官校 2001 年班畢業生演講時，告訴官校畢業生必須準備好接受並擁抱軍事技術的變化，對於美國調整戰略的步驟也做了原則性的指示，其中包括美國應放棄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的傳統戰略，改集中力量打贏一場戰重點從歐洲轉到亞洲，主要是東亞和東南亞，以防止亞洲地區核武與飛彈技術之擴散。⁶³雖然布希已表示美國應放棄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的傳統戰略，但是美國國防部仍然不排除同時出現兩個主要戰場之可能。⁶⁴美軍軍事調整與部署具體作為上，陸續有美國航空母艦「小鷹號」進泊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可供美國海軍在東南亞有戰時後勤基地使用，進而在中共東方海岸線，形成日本、南韓、琉球、臺灣、菲律賓、新加坡的圍堵鏈。⁶⁵美軍並計畫在關島部署核子動力潛艦、空射巡弋飛彈，加速西太平洋軍事基地建設，使關島成為長程戰略轟炸機海外中繼站，顯示美國強化以中共為想定的快速反應部署已經成形。大陸學者閻學通指出，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目標，這就是維持美國的世界領導權。在具體問題上，比如亞太地區，它實際需要製造一點緊張，製造一個共同威脅，以加強它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存在。⁶⁶

2000 年後美軍在東亞兵力部署調整上，美軍將駐守在南韓非軍事區的一萬八千名部隊移防到距離南韓南邊 75 英里的地方，使得這些部隊更具機動性去回

⁶³ 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於二〇〇一年五月廿五日對美國海軍官校二〇〇一年班畢業生演講內容，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105/26/eng20010526_71106.html。

⁶⁴ Flournoy, A. Michele et al., *QDR 2001 Strategy-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s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1.4 pp. 45.

⁶⁵ 閻紀宇，〈美海基飛彈防禦首次試射成功〉，《中國時報》，民 91.1.27，版 10。

⁶⁶ 閻學通，〈如何看美國的亞太戰略〉，《環球時報》，2001.6.29，版 4。

應在這區域內其他地區所發生的緊急狀況。在此同時，美軍尚無計畫移防其駐守在琉球的兩萬名海軍陸戰隊，但美軍表示正在尋求一個將第三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自琉球、夏威夷以及關島重新佈署的方案。五角大廈同時也希望能夠重新使用在菲律賓的基地，更計劃在澳洲尋求新的訓練與臨時駐地，並且擴展與新加坡和泰國的軍事合作關係。⁶⁷

美軍部隊在朝鮮佈署方面。目前有三萬七千名美軍駐防在南韓，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美韓的聯盟是用來嚇阻北韓的威脅。然由於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使得美國做出在全球重新佈署軍隊的決定。南韓以及美國自 2003 年起已開始商討美軍在韓國所扮演角色以及美軍在韓國的行動範圍。美國在南韓駐軍數目將會減少，包含南韓及美國的聯合指揮部以及聯合國指揮部為數八千名的部隊將會在 2006 以前從漢城移防到南端七十公里的平澤 (Pyeongtaek) 的新基地。如此一來，由於美軍地面部隊在前進佈署所扮演的“絞殺線”角色結束，將會大大的改變朝鮮半島的安全環境最近，美國亦徵詢南韓同意，讓美軍能夠執行朝鮮半島以外的任務，此外，由於美國駐防在伊拉克的部隊不足，美國很自然會想到駐防在南韓的美軍部隊。美國及南韓的聯盟被視為源自冷戰最成功的安全結盟關係，然而未來的聯盟關係並不確定，同時在朝鮮半島的快速發展也影響了兩國未來的聯盟關係。美國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的安全政策與南韓在國家安全及強調自主、自立的國防政策上，也使得兩國聯盟的步調難以一致。⁶⁸

綜合而言，美國在東亞地區軍事存在得到不少東亞國家某種程度的認可。伯傑 (Samuel R. Berger) 稱：「儘管像新加坡、馬來西亞對我們的價值觀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它們同時是我們在這一地區軍事存在最主要的支持者。」⁶⁹在亞洲有許多人相信美國的軍事存在可以阻止興起的大國對東亞大陸和通過南中國海的海上運輸線的控制，……同時，有許多亞洲人不會忘記日本在歷史上的作為，……雖然美國的許多朋友和盟友不會公開談論美國在日本的存在阻止了它的重新軍國主義化，但是卻感謝美國在東北亞駐軍達到了這樣的目的。當中國公開聲明反對軍隊駐紮外國領土是它的一項原則時，中共領導人私下也承認，美國在日本的存在是一種阻止日本重新軍國主義化的行為。⁷⁰

⁶⁷ 韓國前國防部長金東信 (Dong-Shin Kim)，〈美國調整軍事佈署對於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民國 93 年 6 月 3 日。

⁶⁸ 同前註

⁶⁹ Samuel R. Berger, "American Power: Hegemony, Isolationism or Engagement," 引自 <http://www.clw.org/pub/clw/coalition/berger102199.htm>.

⁷⁰ Robert H. Scales, Jr and Larry M. Wortzel, *The Futur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 Landpower and Geostrategy of American Commitment*, April 6, 1999, p. 4, 引自 <http://www.Carlisle.army.mil/ssi/pubs/1999/usmilasa/usmilasa.pdf>

參、亞太主要國家對中共軍事崛起回應

一、東協國家方面

冷戰結束後，美俄在東南亞收縮兵力，東協認為地區原有的力量平衡和相對穩定已被打破，對「安全真空」的憂慮使東協國家意識到加強自身防衛力量的必要性，故將軍事戰略的防衛重點逐步由「安內」轉向「禦外」，由陸地轉向海洋。目前東協國家軍事戰略已制定了以海洋強國為基本目標的海洋戰略，積極推行海上擴張政策，擴大其戰略縱深，爭奪海洋權益。把抵禦外來威脅的戰場準備，由陸上為主轉向以海上為主，力爭在200 浬專屬經濟區以外的海上阻擊來犯之敵，以期在未來的海洋爭奪戰中居主動地位。⁷¹中共忽視區域安全上可能潛存對立威脅，而積極推動軍隊現代化的野心，東南亞國家有特別的焦慮傾向。如同藍德公司研究員Pollack在其文章表示，東協成員必須去面與中共實力上存在的無法改變的不對等現象。但令人憂心的，是在東協國家中僅有少數成員國期待中共的擴張戰略能受到節制。當然，這一部份也是因為中共強大的經濟實力發展造成其相對提升整體戰略能力，而改變目前戰略位置與地位的一事實。⁷²因而，東協國家在無法有效擺脫中共經濟誘因下，自然引導中共在東南亞的戰略優勢。

不過對未來東協東協展望分析，認為此種關係可能會有以下二種演變：第一，隨著被北京本身發覺的利益（尤其是提及逐漸增加的東南亞經濟整合）將會使中共對外策略節制；其次，如國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安全鏈能夠維持足以可信能力，將可能會說服北京在政治--軍事行為上更趨謹慎。然而，雖然東協國家希望能在安全防衛與政治凝聚上與美國有更多合作發展，特別是當中共開始提升其軍隊實力，並逐漸朝向海外能力擴張時。但是，東南亞國家也都僅以政策敷衍美國，以致對其前景仍抱持悲觀看法。⁷³

二、亞太地區美國主要盟友方面

美國在亞太地區長期戰略的重要盟友中---日本，南韓，和澳洲的關係是有別於美國與東協的關係。雖然美國與東協成員的二個國家維持正式協議承諾(泰國和菲律賓，但在維繫亞太區域安全優先考量下，美國將重心集中在日本，韓國，和澳洲。美國與這三個國家有安全協議與防衛合作，而從這三個國家不同方向往北京看，必然是亞太地區對於中共的一種戰略挑戰。

⁷¹ 陳顯泗、弋勝，〈冷戰後東盟國家的軍事戰略調整及其發展趨勢〉，《中國軍事科學》，2000年第1期，頁144~145。

⁷² Jonathan D.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CF/CF137/CF137.intro.pdf>.

⁷³ Ibid..

(一) 日本的回應方面：

日本是美國在亞太最早的盟友。她對中共軍事實力逐漸崛起及中共可能成爲亞洲一股長期穩定力量抱持謹慎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分析家Satoshi Morimoto對中共的評估，反應了日本分析家長期對中共軍力成長能力的一些考量因素。舉例來說，日本的戰略家集中注意力於中共更長遠、多元社會和經濟不穩定發生的可能性，而這遠勝過對中共軍事威脅關注；有些分析家深信中共邊疆少數信仰不同的民族將會造成中共內部的不安。同時，Morimoto也注意到，雖然中共是一陸權位置的國家，但由於其尚未具遠程運兵及投射完整能力，以致並無法對日本安全形成一個挑戰。但兩國仍由於以下因素存在著一些問題歧見。首先是，日本與中共在領土上的爭論（釣魚台），也造成兩國間歇性的緊張；其次，中共於1995及1996年對台灣實施軍事導彈演習；提高增強中國的核武數量；第三，中共對過去日本戰時侵略行爲所深埋的不變仇恨下，使兩國發展更爲棘手，以及及潛伏著一些不確定性因素。⁷⁴而中共學者認爲台灣地處東海、南海之間，恰居中共沿海島嶼中樞，扼西太平洋海上航道要衝，也是日本重要海上生命線必經之地，因此一旦中國統一，日本的戰略迴旋餘地將大爲縮小，而這是日本最不願看到的。因此，冷戰後隨著中共逐漸崛起，日本在某些程度上是採取對中共抵抗的態度觀點。⁷⁵

近幾年來，隨著蘇聯崩潰、中共實力提升，及朝鮮半島潛核武危機等不穩定的情勢的產生，而引發此地區安全上的不確定性下，日本藉由1995年11月修正國家防衛計畫綱要，1996年4月由日本總理橋本龍太郎與美國總統柯林頓共同發表美日安全聯合聲明，1997年9月完成美日本安全防禦指南修正，以尋找增加與美國合作，進而獲致在這三方面上的安全保證。因此，一些日本人深思遠慮認爲應與美國增進長遠的同盟關係。但這並不意味日本必然視中共日本關係是敵對的，實質上它主要作用是要對北京領導決策提出一種警告意涵。美國觀察家認爲未來的日本形勢應會證明，日本在加強同盟同時也開啓更多與中共關係略合作概念。⁷⁶

(二) 漢城的回應方面

韓國對中共的評估恰與日本形成對比。依照Taeho金分析，韓國認爲其主要面對的安全不確定性是北韓政權窮兵黷武的高度不穩定前景，甚至它仍然維持對南韓的一直接軍事威脅態勢，而這也使南韓安全規劃上對現存安全憂慮更爲

⁷⁴ 成今，〈中國崛起須過『周邊環境』關〉，《廣角鏡》，2000年7月，頁35。

⁷⁵ 同前註。

⁷⁶ Jonathan D.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

之關注，而不同於亞太其它國家，是依據中共在區域的實力壯大與獨斷專行與否為安全威脅挑戰的評估。事實上漢城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推動，以北方政策為其安全基礎建構的起點：而這發展下，南韓與莫斯科及北京關係正常化是會帶給南韓在國際政治能見度與戰略地位的提升，並且也可藉此減少平壤過去的共產盟友對南韓的敵視與威脅。

從去十年的雙方發展現象足以證明南韓戰略是朝向北京。在很短的時期，中共迅速一躍成為南韓主要貿易夥伴之一，甚至中共在對朝鮮半島政治與安全承諾主張中也不再視平壤是中共唯一或主要利益。以致在對中共海權的擴張直指台灣和南海，而成為一具威脅亞太地區安全的主要考量因素時，南韓卻對中共近期軍事轉變選擇持平以對。但南韓對於中共的安全評估是可能會在兩種特別情況下產生重大轉變---首先是中共明顯對北韓政治、經濟的資助，甚至給予北韓政權過多的軍事支持；其次，於未來建立以漢城為朝鮮統一主體的亞太安全戰略思維上，南韓可能審視中共在北韓危機或朝鮮統一進程中，不論是政治與安全考量上能否公平的對待南韓政府。這也暗示了，未來兩韓的統一必然會成為中共安全上所顧慮。

的確，如韓國學者Taeho的推測，南韓從對未來統一可能後的情勢發展評估來看，與美國維持雙邊對等的聯盟，以及既使北京軍事實力崛強而能與其能達成雙邊可接受的合作協定的發展，這是符合未來朝鮮半島長期安全的規劃。而其決策的走向主要關鍵是取決於南韓對未來地緣戰略的看法，當然這包括統一後韓國相對的實力和主要安全取向，並期待能透過中共獲得更多國際與朝鮮統一上的利基。因此，如果中共不會對近期韓國造成嚴重的損失話，前述的決策考量將成為韓國說服內部對於與中共建立緊密關係歧見上的最佳理由。⁷⁷

（三）澳洲的回應方面

澳洲雖然在地理位置比韓國或日本更遠離中共，但澳洲也視中共為其重要長期利益所繫。依照澳洲學者斯圖爾特哈里斯談論，50及60年代中共共產制度與極權專制對亞太地區穩定與安全是具相當大威脅。到了70及80年代由於中共積極追求內部改革和對外關係發展，使澳洲也開始討論將戰略重心轉移至中共方面的可能，且北京戰略上也開始以經濟來利誘澳洲。當然，澳洲對中共政策的轉變，在早期便已明顯的反映在其與美國政策變化上，但由於其內部歧見仍無法達成一致的政治共識方案。以致某種程度上，澳洲企圖尋求保留能與美國及中共對等合作機會的選擇，而避免對單方做的一明確政策宣示或行動。

⁷⁷ Jonathan D.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

目前澳洲新政府主政下，未來將加強朝向一條慎密寬廣戰略路線前進。從1997年出版的澳洲對外政策和防衛回顧中，澳洲強調在安全評估上東北亞的發展是首要。同時澳洲也重視海上所帶來的利益，因此任何粗劣或簡約的在政策上將東南亞和東北亞間做區隔將被澳洲是視為不智之舉。在更大程度及長期的環境挑戰下，澳洲的安全政策將以確保澳洲防禦和對安全威脅反應的能力，且在強化與相鄰國間共同防止區域較長期不穩定及失衡狀態發生的目標下，預料澳洲是將會相應各種情況而持續進行軍事裝備採購和部署。⁷⁸

（四）俄羅斯的回應方面

俄羅斯締亞太安全戰略目標重點是放在遠東地區和東北亞地區。防止遠東地區分裂是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最主要安全目標；其次，是參與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防止被排除於亞太地區之外，第三是保持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平等伙伴關係。在軍事力量方面，俄羅斯保持足夠的戰略核力量，實行核遏制政策；在戰略關係方面，俄羅斯的重點是與中共、美、南北韓都進行戰略合作。⁷⁹

而俄羅斯與中共關係進展上則是屬於各自堅持，同樣這也反映出俄羅斯政治權力轉移後在內部對外政策優先選擇上的爭辯，而比較高的領導階層對於與中共發展更全面的關係是持異議的。這是因這些政治決策者在與中共發展的戰略抉擇上，仍將政治和經濟綁在一起。由於俄國工業和國防科技市場已再次成爲中共發展需求的潛在重要因素，這使得俄國能藉此獲致更多的經濟利益(例如能源產業)。毫無疑問的，未來十年內中共、俄兩國在科技和基礎建設的交流將會更爲緊密。因而，減少雙方邊界軍力部署造成的長期軍事競爭壓力也成爲兩國發展合作上共同的誘因，兩國最終也於近期達成前述相關邊界上協議。其次，美國全球的優勢當然也提供中共與俄羅斯策略合作的機會，北京和莫斯科也企圖想藉由雙方合作尋求平衡美國在亞太地區力量的可能。

相較於其他許多因素，俄羅斯在與中共超過三十年嫌隙下再次恢復出售武器與移轉軍事技術給中共，證明了俄國對中共戰略認知產生重要轉變。雖然內部持續有明顯不同意見與壓力，但這並未阻止中共在90年代成爲俄羅斯的軍事裝備和技術的最大買家。如同西方學者所關切的，在莫斯科主流觀點評估中，認爲其與中共的軍火交易與往來，是不太可能因而會打亂亞太區域的軍事平衡，或至少不會不利於俄國近、中程的戰略利益。⁸⁰至於，未來雙方是否會朝

⁷⁸ Jonathan D.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

⁷⁹ 參見〈總統國家安全咨文〉，《獨立報(俄)》，1996年8月1日。

⁸⁰ Jonathan D.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

更長遠的方向發展，則將視俄國決策者對俄國與中共間的戰略互補的認知而定——特別是在軍火交易上是否能充分符合莫斯科利益。然而在短期內，俄羅斯內部仍不會放棄對中共防備上的準備。因此很明顯的，俄羅斯對與中共發展的評估是會有更多不同的想法，或許擔心到雙方技術上不對稱差距逐漸的變小，更或許由於中共本身需要維持一定經濟成長的壓力下，反而使給俄國在亞太區域利益勝能對中共直接或間接產生影響。⁸¹

肆、綜合的研析

美國在東亞盟友（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澳洲）將可能被捲入美國彈道飛彈防禦建立目的是保護美國本土，還是保護他們以及部署在他們領土或附近的美國部隊為主的爭辯，而這矛盾情結將可能因美國本土防禦計畫推動而持續爭論下去。這顯示，亞太各國在支持華府時，也擔心美國在處理與中共關係政策上的失策、誤判，而可能導致的區域問題。在亞太的美國盟友中大多寧可選擇中立、對等的與中共及美國發展關係，且以美國—中共雙邊關係朝向正常化發展，是被他們視為穩定亞太情勢重要定律。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可能感覺華府追求戰區飛彈防禦（BMD）是破壞了前述定律，同時也由於一種對美中關係變質及美國積極拉攏伙伴以為其圍堵中共的錯誤直覺，以致影響到區域內國家對美國的戰區飛彈防禦支持程度。

同樣，亞太國家所在意的是要避免在美、中戰略競爭或美國對中共崛起的回應的戰略選項上做抉擇。這些毗鄰中共的國家不論在地理或戰略角度上是較貼近北京，這也促使他們與中共間發展時盡量尋求能滿足符合彼此需要的建設性合作關係。雖然地區內不同國家決策者對美國亞太政策各有其不同解讀，（特別是那些在區域內面對與北京實力不對等又相互建立關係的東南亞國家），且內部對於中國政策制訂方向也是爭辯不休。畢竟區域內許多國家在面對相鄰且強大實力的中共時，主要考量仍是以自身對以下的看法為衡量。（一）對於中共實力及其外部威脅評估的自我主觀見解；（二）對於與中共發展上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優先順序取捨與平衡；（三）對於處在複雜國際環境中本身所應採取的因應政策，以及中共崛起是否真的可能威脅到其國家安全等的考量。⁸²但不論抉擇如何，亞太地區國家對中共軍事力量發展仍多報持謹慎因應的心理。

⁸¹ Jonathan D.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

⁸² *Ibid.*

第三節 對台海安全戰略的影響方面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中亞地區強調使用核武器及用核武器先發制人策略，讓中共感受到美國空前的霸權優勢和強勢運作能力與作為。同時，中共由於缺乏與美國對抗能力，這使中共在許多有關安全議題上被美國所設定議題所主導。而這種狀況學者丁樹範看法認為對中共利弊兼有，利的部分為使中共能予配合美國勢必要降低對中共敵意，使中共能獲得喘息機會。弊的部分，損及中共長期「反霸」及以第三世界代表自居的立場，並因屈從於美國主導議題下而激起國內不滿與反美情緒。而且，美國的國力強大及不顧忌使用軍事力量的強勢作為，也將促使中共在對台政策上，避免直接衝撞美國而形成對峙局面，這將影響到其追求統一目標的進程。⁸³但從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與核武戰略概念來看，美國給予中共實質壓力不小，這使得中共對美的觀察認知也有所轉變。特別是，在美國將其納為考慮預防核武打擊對象。不過中共認為美國這方面考量仍是以「流氓國家為主」，而且在美國傳統戰力絕對優勢，應還不置於考量到使用戰術核武。⁸⁴然而，由於台海是美國亞太戰略利益的重要組，以及也是日本戰略生存的重要所繫，因此在中共不可能放棄台海且視台海為其重要國家利益的堅持下，中共所擁有的核武實力將會使台海安全戰略問題上更為詭譎多變。所影響的是美國的台海戰略利益及一旦衝突對峙過程中核武戰力可能對美國及中共決策形成不確定的變數等。

壹、美、日、中共在台海戰略的競逐

一、中共方面

中共認為台灣正處在強權競奪西太平洋位置上，因而在戰略上是具不可失去的地位。中共學者李際鈞表示從中共面向太平洋的海上戰略來看，台灣處於中國大陸、美國、日本、俄國幾個大國戰略利益交匯關鍵地區，是西太平洋南北航道要衝，扼控巴士海峽與台灣海峽，具亞太經濟重心與海上交通樞紐作用，而台灣海峽也是太平洋與印度洋間重要貿易和石油輸出通道。因此在地緣政治及經濟方面，台灣在世界上是極具其重要地位。其次，美國視台灣為太平洋防線關鍵，將其作為對中共實施戰略封鎖及嚇阻圍堵的島鏈防線一環。在美國看來，若不能有效控制台灣，就意味著美國全球戰略的遠東防線將退據幾千公里外的關島與夏威夷。⁸⁵而台海戰略價值，由於台灣位居美國戰略中第一島鏈中

⁸³ 丁樹範，〈中共十六大後安全政策〉，收錄張虎、許光泰主編《中共十六大後》，（台北：政大國研中心，民國 2003 年 1 月），頁 3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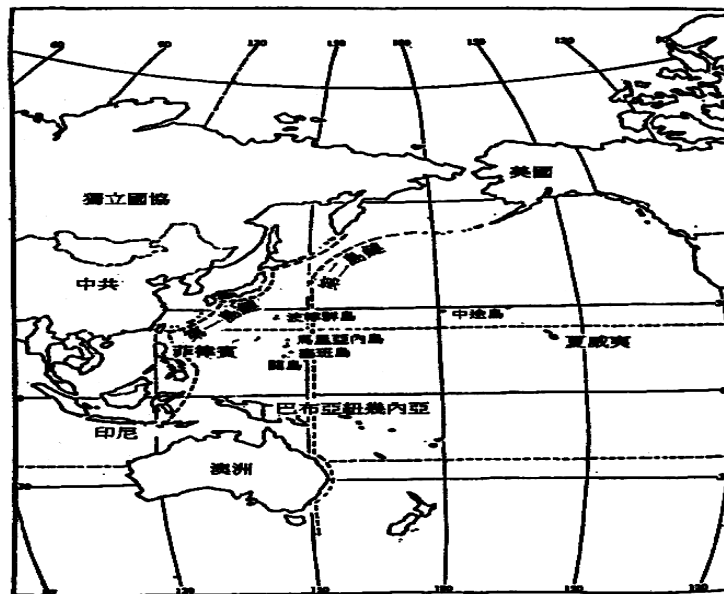
⁸⁴ 同前揭書，頁 34-35。

⁸⁵ 李際鈞，《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年 6 月），頁 187。

央位置，從台灣向東，跨越 1,200 海浬，即可進擊到第二島鏈，中共一旦佔有即可縱橫西太平洋海域，實現其廣泛機動作戰企圖。因此，台灣是中共戰略上重要關鍵一點、也是最重要一環，它將是中共邁向太平洋成為強權大門。⁸⁶

同時由於中共對於海洋資源依賴程度不斷提高，如何走向海洋及確保遠洋運輸安全遂成為中共未來崛起重要指標。⁸⁷80 年代中期時任中共海軍司令員劉華清曾闡述可由「第一及第二島鏈」標示中共事務地理外環（如附圖五之一）。當時美國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對此評論時，認為「中共積極防禦區」（Chinese Zone of Active Defense）概念係從南方的南沙群島、延伸到台灣、釣魚台群島（Senkaku Islands），一直到北方南韓為止。而中共戰略原則旨在希望獲得戰略縱深，先是發展阻絕外力進入鄰近中共邊界地區必要戰力，稍後再發展控制一地區戰力。中共戰略家相信一旦發生戰爭，中共應該尋求在國界外，而不是國界上完成制敵勝利。而這種思維，顯然含有可能發生衝突意味，或至少會因誤判或誤會而發生意外衝突可能。⁸⁸

中共對於西太平洋島鏈之海上戰略



資料來源：人民解放軍資料庫，1995 年

第一島鏈從印尼開始，向北行經菲律賓東方、南沙群島、日本，一直到堪察加半島；第二島鏈從澳大利亞開始，沿日本以東的 150 度經線向北行，然後向東轉至阿留申群島。

⁸⁶ 張亞中，〈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挑戰〉，收錄陳儷美主編《新世紀的中國》，（台北：政大國研中心，2002 年 8 月），頁 182-183。

⁸⁷ 閻學通，〈中共的東亞安全政策〉，《中國社會季刊》，1995 年春季卷總第 10 期，頁 6。

⁸⁸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戰略趨勢》（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 年 4 月），頁 55。

二、美國方面

台海議題對中共而言是具高挑戰性。依國內學者丁樹範觀點它將有三個相關聯層面。第一，是台灣內部政治發展，可能隨民主化過程而形成「去中國化」的政治效應；第二，美國強大軍事實力因素，這使中共必須思考在台海議題採取冒進或與美對抗作法可能產生的後果。而一旦如此發展，則在美國主導台海地位時，中共至少必須在戰術策略將必須去除僵化才能避免造成雙方誤解與衝突擴大；第三，台灣問題與中共內部政治關連性。這將涉及對台灣不利走向的政策強弱回應所引發的內部爭議問題。

中共與美國地緣戰略的競奪始於 1990 年代中期，冷戰後期美國國家戰略開始推動兩個重要地緣戰略行動，主要乃在鞏固美國世界霸權地位，而這些結果均對中共產生了直接與間接遏制效果。

第一個行動為陸權範圍的戰略：它是北約東擴以及在 1994 年將中亞國家納入「和平伙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Peace, PTP) 的成員國。⁸⁹這除直接壓縮俄羅斯地緣戰略空間，遏止俄國可能再次的擴張，並迫使其選擇與西方站在一戰線上；間接的是遏制中共向中亞地區發展空間。

第二個行動為海權範圍的戰略：它是每美安保條約重新定義和美日共同研擬戰區飛彈防禦體系 (TMD)。這除將日本防衛圈擴及到周邊地區，也可將防禦範圍延伸到台灣，南海等地區，增強了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⁹⁰美國也經由日本確保其在亞太地區霸權的鞏固，遏制中共勢力在海上的擴張。因此，戰區飛彈防禦體系 (TMD) 目標將可能是因應中共對美國可能發起的軍事行為。

三、日本方面

在西太平洋戰略上，中共與日本、美國利益是重疊與衝突。中共要跨出西太平洋軍事島鏈，必須面對與美國有著軍事關係的日本與台灣。日本與中共多需要確保這條海上生命線以維護其國家利益。日本由於戰略物資輸送需要，將台灣海峽視為其「海上生命線」，日本學者曾說「日本和台灣是生命共同體」。⁹¹而日本也透過美日同盟關係，為其提供從日本本土---琉球群島---麻六甲海峽---波

⁸⁹ Huh De Santis, "Romancing NATO: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European Stability,"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17, No.4 (1994), pp.62-69.

⁹⁰ 1996 年 4 月美日發表《美日安保條約共同宣言》，並依規定修改 1978 年的舊指針，隨後在 1997 年公布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日本並於 1999 年 5 月完成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立法，包括《周邊事態法》與《修訂自衛隊法》。《周邊事態法》全名為「有關周邊事態時為確保日本和平安全之措施之法律」，其中一條：「對日本周邊地區，倘任其發展將有對日本直接行使武力攻擊之虞等，對日本之和平與安全有重大影響之事態，稱為周邊事態」。張亞中，〈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挑戰〉，收錄陳儔美主編《新世紀的中國》，(台北：政大國研中心，2002 年 8 月)，頁 177-183。

⁹¹ 李際鈞，〈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年 6 月)，頁 187。

斯灣這條「海上生命線」的安全保障，進而藉以能夠對中共從渤海、黃海、東海延伸至南海進行遏制的可能。因此，這將造成中共在建立亞洲海洋強權時面臨日本的美日同盟軍事挑戰與反制。這種心結也反應在 2004 年 11 月 11 日，中共一艘核子攻擊潛艦侵入日本海事件中。日本自衛隊即對此事件表示，「這是中共大膽而有計畫性的行動，可能具有探測日本自衛隊反應的意圖」。同時，前日本自衛隊潛艦司令官西村義明接受日本NHK電台訪問時表示，此次中共侵入日本領海目的不外：一、驗證中共海軍有多少遠洋能力；二、確認日本海上自衛隊反應能力；三、對日本與台灣進行威嚇等言論。且日本防衛廳分析在中共核潛艦加強東海活動目的時，更指出這可能是為「萬一台灣與中共發生衝突時，用以妨礙美國海軍支援台灣」而準備。且中共也「坦承不諱」，並從部分北京軍方內部透露消息中得到驗證，即中共把沿海大約 1,000 公里設定為確保制海權範圍及其潛艦作戰目的無疑在阻止美軍援台。⁹²

同時 2004 年日本媒體引用海上自衛隊相關人士表示，以目前中共海軍現代化和擴張速度，到 2010 年其防衛線可能會推進到「第二島鏈」，且從中共海測船徑行進入日本經濟海次數企圖看，其早已突破日本、台灣、菲律賓的第一島弧組成的封鎖鏈，逐漸朝北自日本小笠原群島，南至美國塞班和關島的「第二島鏈」線發展，對區域安全影響極大。⁹³我國行政院長於過境美國時，對此認為中共意欲突破西太平洋上從日本到菲律賓等島弧組成封鎖線，目的是要與美國較勁，這將威脅亞太安全。並提出基於亞太和平穩定及全球軍事安全，希望美國人一定要挺台灣的訴求。⁹⁴

貳、台海發生核武衝突可能

一、美國對中共安全戰略的認知與因應

西方學者常從「安全困境」角度審度中共國防現代化或增強核武嚇阻能力時常得出：「中共增強軍事能力之際……迄今並未顯示願意考量其自力加強本身安全所可能產生後果，也即是將會使亞太地區其它國家更有不安全的感覺。在中共分析家與官員中僅有少數能接受合作安全的觀念（非零和的安全），即只有其它國家也感到安全時，本身安全才能確保。而大多數多是深信如果其它國家更為弱勢，也更不安全，中共也就更為安全。」⁹⁵學者胡衛星（Weixing Hu）

⁹² <潛艦入侵中國意圖探測日反應>《自由時報》，2004 年 11 月 12 日，第 3 頁。

⁹³ <中共防衛線向第二島鏈推進>《中國時報》，2004 年 8 月 23 日，A3。

⁹⁴ <中共要突破西太防線「和美對幹」>《中國時報》，2004 年 8 月 23 日，A3。

⁹⁵ 艾倫·柯林斯（Alan Collins），《東南亞的安全困境》，楊紫函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2004 年 6 月），頁 239。

聲稱，「雖然中共一再否認具有填補權力真空意願……但其軍事現代化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是此一地區的一個安全威脅……這種認知方面問題構成了亞太地區安全的『安全困境』。」⁹⁶在認知威脅本質已改變下，90年代後中共新戰略主要是遏止週邊地帶發生局部有限衝突的可能性，因而採取三項原則，這些也對中共安全困境有所衝擊。第一個原則是投射兵力以防衛中共戰略前線的需求（如前述中共海權擴張發展），此明顯是一種達成安全的攻勢作戰手段；⁹⁷第二個原則係發動先制攻擊並儘早掌握主動的需求，但這需求將會引起其它國家疑慮與恐懼；第三個原則為強制性迅速解決問題意願，但這也顯示快速軍事行動的必然性。綜結前述原則意味中共軍事戰略不再於戰爭中採取長期消耗戰法而是朝速戰速決方向思考。⁹⁸

同時，在美國的觀察認知，為嚇阻敵人我們不只必須擁有可信度，還必須具備實際軍事能力。而冷戰後核子嚇阻造成巨大損害的軍事能力是敵對雙方皆能瞭解。尤其是，核子飛彈的存在，使得我們能相當容易計算出某一方決意對另一方施加攻擊可能造成的損害。⁹⁹雖然美國不論是否完成核武裁減，其所擁有核子力量仍足以對中共造成難以承受的損害，且中共相對反擊所造成損害卻遠遠不如美國給予之傷害，但畢竟仍還是會造成美國的損傷。因此，基於此前提，美中任一方多不可能避免在核武衝突戰爭時免於遭對手核子報復打擊，所以有些美國學者懷疑有任何一方願意去動用核武器。¹⁰⁰但是，這種假設仍是要依面對議題所涉及利害關係大小而定。更由於中共曾表示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份，並未涉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原則，以及中共對美國飛彈防禦的憂心而反映在可能加速其核武現代化的決心等，皆使美國在維持台海安全利益戰略規劃上必須更為謹慎。¹⁰¹

⁹⁶ Weixing Hu, "China's Security Agenda After the Cold War," *The Pacific Review*, 8/1(1995), p.131.

⁹⁷ David Shambaugh, "The In security of Security :the PLA'S Evolving Doctrine and Threat Perception Towards 2000,"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3/1(Spring 1994), p.15.

⁹⁸ 艾倫·柯林斯 (Alan Collins)、楊紫函譯，《東南亞的安全困境》，頁 239。

⁹⁹ Dulles Papers,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 May 23, 1954, White house Memorandum Series, Box 1, Eisenhower Library, cited in Zhang(1992), p.204.

¹⁰⁰ 艾布蘭·夏爾斯基 (Abram N. Shulsky)，《嚇阻理論與中共的行爲》，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11月），頁 45。

¹⁰¹ 1995年中共軍演期間中共解放軍內部針對美國介入可能的推演，與會人員大多主張美國並未具1950年代在對台防衛核武戰略的影響份量，因為在終結問題時他對台北情勢憂慮可能將會因擔心中共有能力報復下對洛杉磯的報復威脅而有所影響。詳請參閱Freeman, "Did China Threaten to Bomb Los Angeles," to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2, 2001, as posted at www.ceip.org/npp。

二、中共對美國可能介入的認知與因應

北京解放軍目前是以力圖掌握主動為其戰略發展要務，其要求是必須在敵軍入侵初期即能確定意圖，或在收復失土及防衛天然與經濟資源時，即能掌握形勢，並以攻勢作為迅速獲取戰略上主動，發動先制攻擊，且儘可能於最短時間內壓制敵軍挑釁、粉碎敵侵略意圖，以贏得戰爭之勝利。¹⁰²但是，美國學者沈大偉認為中共「可能還需要 20 年以上時間始能具兵力投射與快速部署的海運與空運能力。」¹⁰³雖然在台海可能對峙上，由於美國的傳統武力已遠超過中共 20 年能力的絕對優勢，而可以不必要使戰爭衝突更複雜化。但相對的，這種傳統戰力的不對稱下，更有利中共維持其後發制人核戰略原則。因為，在兵戰力處劣勢下相對以傳統兵力打擊美國，中共不一定能達成有效遏止外力干預及戰爭的危害。同時，一旦如美國首先使用戰術核武器的話，也將給予中共相對使用戰術核武器藉口，進而取得一定的軍力平衡機會。

中共「中國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2000 年出版的「2000~2001 年戰略評估」預測，美國力圖以某種形式將台灣納入其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及美國於 2000 年 8 月將數十枚巡航導彈調到位於太平洋的關島，使美國轟炸機有能力可在 12 小時內攻擊亞太地區任何地方，均寓有必要時可介入台海戰爭、甚至於攻擊中共之意。¹⁰⁴因此，中共建軍備戰整體佈局上也圍繞在「建設一支能打贏局部戰爭，保持有限核武威懾力量之現代化國防力量」為核心，一方面藉以牽制超強大國(美國)，以其強大軍力達成成為區域霸權目標；另一方面則藉以控制臺海情勢、阻滯美、日安保防衛方針的遂行為其整備核心。在作戰備準備方面，中共軍隊對台鬥爭準備，瞄準的將不是台灣軍隊，而是美國等可能插手的強敵。¹⁰⁵同時中共內部在實質充份瞭解美實力後，並以美軍的戰力做為其評估自身軍力發展水準指標。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後，中共軍方開始慎重的評估並將如何有效嚇阻美國航母艦戰鬥群支援台灣的作戰能力，列為其建軍備戰的要項。¹⁰⁶因此，如何有效遏止美國對中共軍事干涉與軍事介入或最大限度制約美軍介入程度，是新時期中共軍事鬥爭戰略指導重要課題與籌劃基點。¹⁰⁷其中儘快形成足夠有效的「殺手鐮」武器，為中共當前建制對外作戰能量的重點工作。

¹⁰² 艾倫·柯林斯 (Alan Collins)、楊紫函譯，《東南亞的安全困境》，頁 261。

¹⁰³ David Shambaugh, "Chinese Military :Real or Paper Tig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9/2 (Spring 1996),p.24.

¹⁰⁴ 施子中，〈中共新世紀軍事戰略〉，收錄自宋國誠主編《21 世紀中國（卷二）--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台北：政大國研中心，民國 91 年 11 月），頁 295-296。

¹⁰⁵ 冷眸，〈台灣放棄分裂才能止戰〉，《廣角鏡月刊》（香港）2000 年 5 月號，頁 46。

¹⁰⁶ Hans Binnendijk & Ronald N. Montaperto, "Strategic Trend in China SESSION 3: Strategic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ames Lilley and Richard Solomon NDU/INSS(1998,06).

¹⁰⁷ 施子中，前揭書，頁 295-296。

參、美國與中共在台海核武對峙的可能影響假定

一、美國對中共核武戰略能力與危機形成的認知

如前一章所提美國認為雖然冷戰後中共與美國間確實是存在著一些矛盾，例如中共對美國的核武打擊計畫不滿或者中共方面長期關注其核武的存活能力及將其核武改善的原因有意無意指向美國等，均顯示雙方在核武關係認知上是各持有不同觀點。¹⁰⁸

而對台海核武危機發生可能的看法，美國從中共角度審度，其國飛彈防禦可能促使中共認為將使台北朝向獨立方向的決心，及可能引發美國藉由強化東亞軍事同盟承諾而將形成以美國為首的圍堵態勢，甚而因此在亞太主要敵對(如日本)慫恿下，而使美國對其採取冒進作法而造成中共對領土主權與分裂危機憂慮。¹⁰⁹因而，中共在積極去獲取她可信的第二擊嚇阻戰略能力目標下，加快其戰略武力現代化進程似乎已是確定的。而在其導彈與高科技努力發展成就下引導下，實質上已使中共在面對台灣時是更具核武能部署與運用威脅。¹¹⁰

二、核武在美國與中共的台海戰略角色

美國學者 **Brad Roberts** 認為從美國與中共間核武關係發展的歷史脈絡回顧為起點，去審視核武在台海對峙可能影響，以及如何因應此種對峙，並保障美國利益及美國如何讓亞太盟友及中共瞭解他所要的雙邊核武發展關係等問題，是較能獲致一具體認知。因此，他試圖對此問題由潛在基本利益、風險、損失等去作一整體研析。藉以發現未來美國飛彈防禦建構後造成對中共因應時可能產生衝擊的問題。例如，在中共缺乏安全感下美國應抑制或適度允許中共核武嚇阻能力、或者未來對中共軍事實力是採圍堵或某些方面的放鬆與合作等。同時他也對核武可能台海產生的變數上提出一些概念的假定與推論。這可以做為對核武在台海戰略上研究的參考。

依據 **Brad Roberts** 看法，認為中共與美國、台灣相互敵視的三角戰略關係中，彼此對核武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三種大為不同的觀點。第一種，是假設這種

¹⁰⁸ Hans M. Kristensen, *The Matrix of Deterrence: U.S. Strategic Command Force Structure Studies* (Berkeley, Calif.: Nautilus Institute, 2001). This study draws on documents released unde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requests to chronicle how U.S. planning for and thinking about nuclear war evolved during the 199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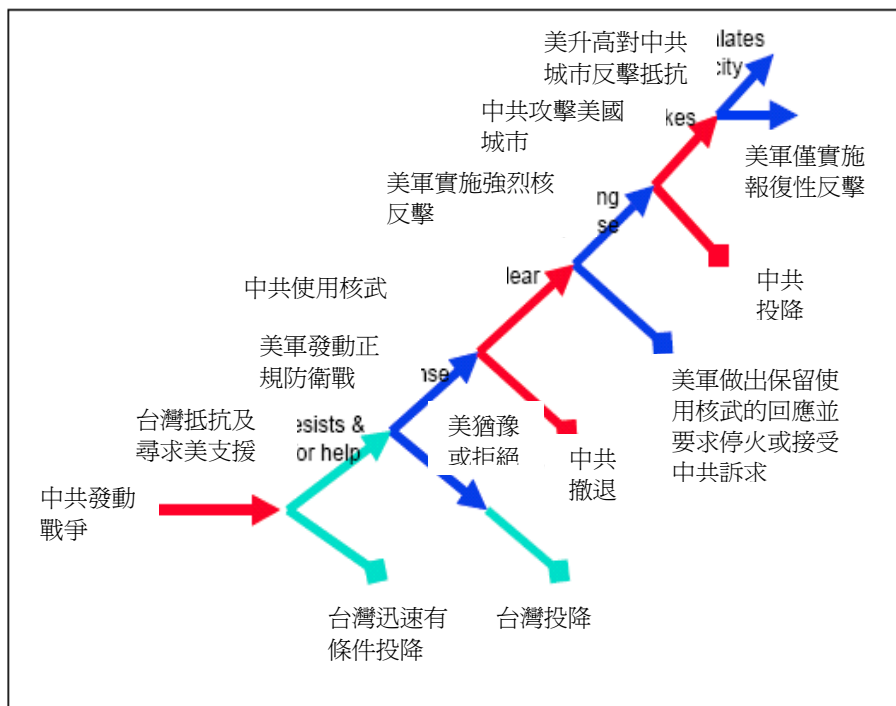
¹⁰⁹ Li Bin, "The Impact of U.S. NMD on Chinese Nuclear Modernization," *Pugwash Newsletter*, Vol. 38, No. 1 (June 2001)

¹¹⁰ For a detailed Chinese scholarly assessment of China's options vis-à-vis U.S. BMD, see *ibid.* Brad Roberts, "China-U.S. Nuclear Relations: What Relationship Best Serves U.S. Interests?" (IDA Paper P-3640 Log: H 01-001597 August 2001), p15. <<http://www.dtra.mil/about ASCO/publications China-US relations.pdf>>

相互對峙形成是真是事出有因，則核武器將會會其一定影響；其次是，核武器角色影響是看美國對中共的嚇阻認知而定；第三，是在美國無法對中共實施有效嚇阻時，核武器將相對的具重要性。但從軍事效能看，核武對峙是可以將雙方推到戰爭的危險邊緣。從以往的軍備競賽中敵我雙方力量爭奪過程來看，對發展持悲觀看法者，認為在雙方對峙實力不明狀況下，雙方大多會去相互試探實力與決心，而只到優勢一方顯示實力迫使劣勢一方屈服後才停止；其次，在認知到雙方皆擔心引發戰爭危機而有避戰可能情況下，兩者皆採謹慎行事以渡過危機，當然力量不對稱的另一方將更會盡力避免在危機邊緣中造成失策。最後，假定一方有將危機推至戰爭邊緣險境可能時，意味著一方利用某一方擔心瀕臨危機造成的危險心理，而將其拖其下水。¹¹¹而以這種概念方法分析中共與美國在台灣的核武對峙上會產生什麼樣變化？以及這種衝突什麼階段會引發戰爭及這三個國家將會如何操弄這存在於三方的危機？他提出以看法。

對在這衝突中北京、華府以及台北將可能會做成的抉擇，以三種形式的樹狀概念來圖解。紅色表示由北京所採取決定和行動；藍色表示由華府所採取決定和行動；綠色表示由臺北所採取決定和行動。如附圖五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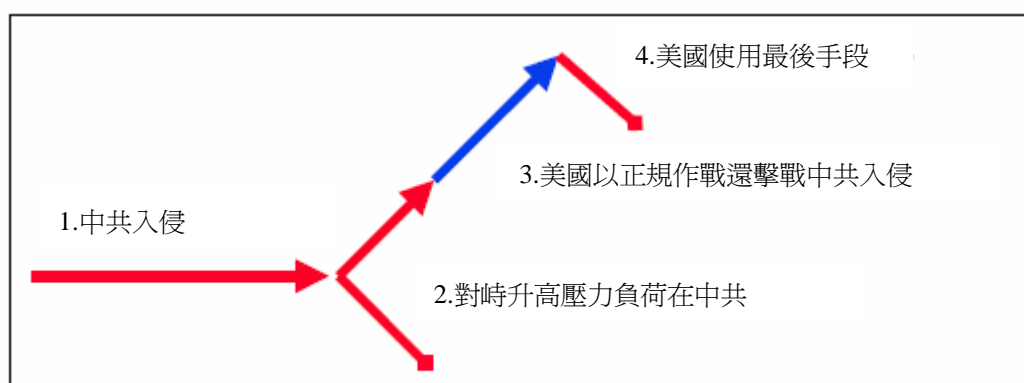
附圖五之二：台海對峙中美、中、台可能抉擇的樹狀概念圖



資料出處：Brad Roberts, “China-U.S. Nuclear Relations :What Relationship Best Serves U.S. Interests?” , (IDA Paper P-3640 Log: H 01-001597 August 2001),p15.<<http://www.dtra.mil/about/ASCO/publications/China-USrelations.pdf>>

描述決策者在升高與降低衝突所可能選擇採用的方式。它是從常規作戰手段開始逐步升高到核武的各式各樣之抉擇。而問題是一般架構上仍無法得知在北京、華府、台北這三個國家對衝突的不同觀察。後面以戰略者常用的對不同決策展望的各自觀察三個主要發展。。¹¹²

第一：台海對峙逐步升高美國的看法如附圖五之三。



附圖五之三：台海對峙逐步升高美國的看法

資料出處：Brad Roberts, “China-U.S. Nuclear Relations :What Relationship Best Serves U.S. Interests?”

普遍美國專家學者觀點中,這種逐步升高危機中美國會佔有以下優勢：

(一) 在美國一致看法上，中共入侵行動就是台海進入戰爭的時期。臺灣被認為是有能力抵擋中共的軍事入侵，等待美國部隊的馳援，同時也意味台灣在政治上是不會有條件投降。至於它美國納入的重要假定：還包括臺灣不採取獨立行動去報復及升高與中共對峙，以及美國盟友能提供美國部隊的部署行動。

(二) 就美國看法，中共會因逐步升高對峙的負荷而潰敗。由於台海兩邊常規戰力的相等，臺北似乎不須要有條件的投降，且兩岸長期對峙已是長久不爭事實。其次，北京的經濟利益在長期對峙交鋒中將會面臨由於隨長期戰爭可能的升高或降低而導致損失的壓力。美國大多認為這樣的戰爭逐步升高情形會有可能發生。其它少數人則認為不可能，因為理論上共黨如果在這種對峙中

¹¹² These strawmen are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readings, dialogues with experts, and interviews, for the purpose of elaborating salient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perspective. They cannot be interpreted as definitive. They were the focus of a day-long symposium at IDA in June 2001 as part of the research for this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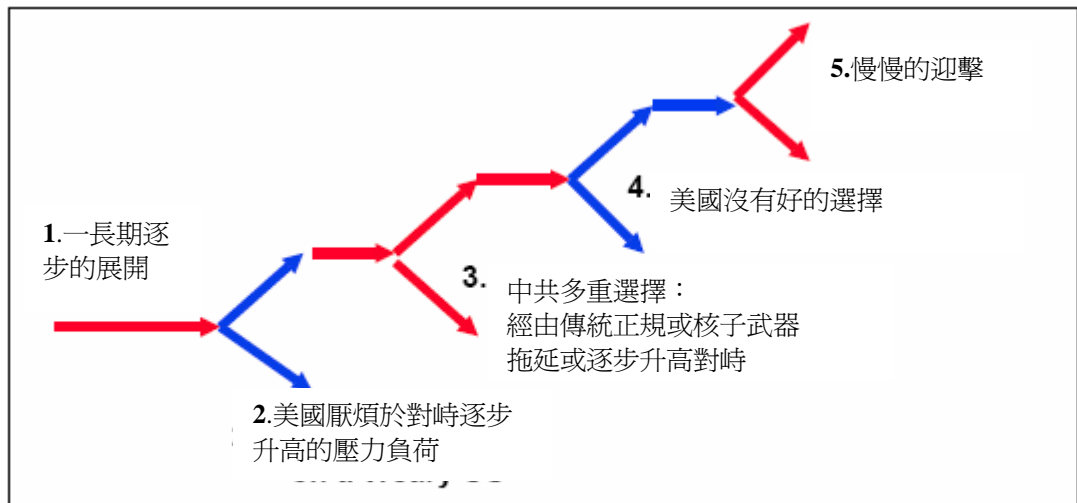
受挫將對使其政權控制面臨危機。不過顯然在這逐步升高對峙過程中共主要是試圖以正規部隊擊敗運動中的美國戰鬥部隊為主要目地。

(三) 許多美國專家假設，美國在回應戰爭對峙嚴重升高時，會以正規的武力去摧毀中共軍事目標設施，這包括中共可藉以反擊美國的戰略武器系統。

(四) 美國專家較傾向相信北京在壓抑對峙擴大這一點上的能力及意願不大。許多看法認為對峙的升高將可能是由於美國在逐步擴大對峙的任何階段均佔有一定優勢，以致使中共在喪失理智下而導致升高。

第二：中共可能的看法。毫無疑問中共看法是完全與前述美國看法不同，其觀點如以下附圖五之四。

附圖五之四：台海對峙逐步升高中共的看法



資料出處：Brad Roberts, “China-U.S. Nuclear Relations :What Relationship Best Serves U.S. Interests?”

(一) 在中共看法，初期階段可能會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特別假如當美國面對其它地方的沈重軍事作戰需要且北京謹慎以對的情況下。

(二) 中共專家傾向於相信(或至少希望)逐步升高對峙的負荷將使美國倒下。中共專家認為美國部隊是有把握可以一次到達台海作戰位置，不過他們是希望能藉由拖延衝突，及可能造成傷亡增加的心理壓力來增加美國的顧忌---只要中共不反對擴大至戰爭可能這喚起美國民眾回憶起「珍珠港」事件。從中

共的角度來看，華府逐步擴大選擇是沒有特別的新意。而臺北方面在中共有能力施以快速必要的懲罰下似乎仍搖擺不定，同時華府會有被脅迫的感覺因而可能中共軍事目標實施傳統的先制攻擊。而中共會試圖以美國假如從美軍基地發射（非核武）導彈或者尋弋飛彈攻擊中共軍事設施或作戰部隊，將會引發衝突嚴重升高為要脅來防止美軍可能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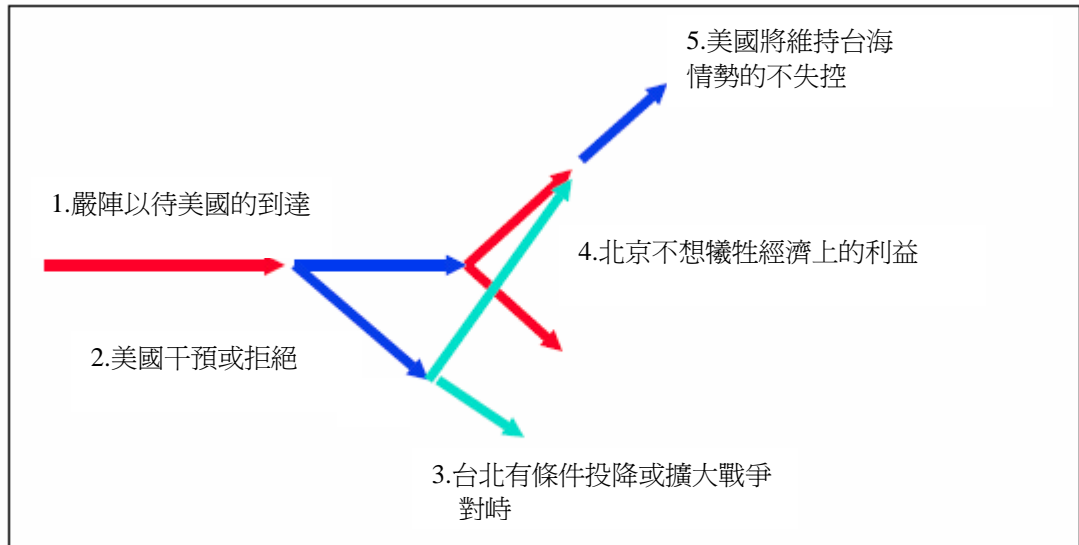
（三）如果華美國寧可選擇戰爭升高而不接受北京對臺北的壓迫，但中共卻深信台灣有條件的投降，以及美國期待避戰的機會還有可能的話，中共可能不會直接做出軍事回應。中共專家對戰爭逐步升高方面有許多的選項，包括對攻擊美國在此區域或更遠的軍事基地來引起美國關切。甚至包括以有限的傳統飛彈對美國戰區盟友以及美國海軍力量進行猛烈攻擊。但中共核武攻擊在這階段似乎不太可能發生但也無法充分排除。在中共內部是曾對華府可能降低核報復門檻，及美軍常常提及以核武電磁脈衝阻斷戰場指揮的構想展開激烈辯論。

當然，在中共幾乎無法把握能評估出美國是否會降低核報復門檻的威脅下，這對其而言將是一場高度危險的賭注。在這階段只要能有效中共恫嚇台灣若拒不談判將給以嚴重懲罰以致台灣沒有形式上獨立，以及向美國表達為確保中共對台主權將不惜一戰的堅定決心與期望降低戰爭擴大得到回應。中共會認知是在政治上獲致「勝利」，這將能彌補其於軍事行動上的失利，且不致使共產政權陷入危機情況下，因此維持僵持局面而不逐步升高戰爭可能是其所想要。

（四）在對逐步升高衝突中中共的回應作為上，一些中共分析員辯稱美國沒有更多較佳的回應抉擇。他們爭辯，只要中共到目前這衝突階段為止，並未殺害台灣平民，且只要它對美國目標的攻擊是被限定在軍事上的話，在這時期並不會引起美國決策者思考攻擊中國城市的想法。且他們深信，中共具新一代機動性反飛彈能力意味美國不一定能攻擊他們。

（五）在對美國可能採取逐步升高回應上，中共也許希望能藉由將自己塑造為美國核武脅迫者而獲致世人同情後，然後無選擇降低與美國對峙的擴大。更或它會使用自己的方式對美國報復，例如可能迅速以可用的洲際飛彈系統反擊，或可能許慢慢地藉由走私核武器進入美國領土或領土附近。

第三：台海對峙逐步升高台灣的看法如附圖五之五



附圖五之五：台海對峙逐步升高台北的看法

資料出處：Brad Roberts, “China-U.S. Nuclear Relations :What Relationship Best Serves U.S. Interests?”

（一）初期階段，臺灣專家對在美協防前的傳統武力仍有信心。同時這些專家也注意到臺灣在中共假如決定對其實施懲罰性攻擊時將有能力承受。

（二）台灣專家關注於美國是否會干預，而不是對峙是否會逐步升高。他們傾向於認為美軍有干預的可能，但沒也有完全把握。他們並且積極期望美國內部能對如何干預台海能進行討論。

（三）如果美國選擇不干預，則臺北將會面臨是否投降或升高對峙抉擇。選擇升高對峙，它有兩個目的在腦海思考。一是，這是否相對會迫使北京選擇升高對峙或可能選擇其它方式。其次，這將可能會對美國及其他國際社會成員發出衝突可能更為升高的警訊。不論臺灣是否能依此想法逐步升高或者承受它所引發的痛苦，其對這二者成效仍半信半疑。在中共構築較強防空能力前，臺灣軍事力量是能有效與分梯次的攻擊中共目標，不過目前台灣缺乏防對中共導彈及飛機突襲的防衛能力。台灣F-16 可能會給中共造成一些傷害。當然，在未來時日，臺北也許會有這樣的能力。臺北對試圖試探外界對他們可能在衝突中使用核武的看法---引起外界對其核武政策持續長期「強烈不確定性」質疑。¹¹³而

¹¹³ Gerald Segal, “Taiwan’s Nuclear Card,”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4, 1998; Alice Hung, “Taiwan: Taiwan Says It Will Study Need for Nuclear Arsenal,” Reuters, July 28, 1995; and David Albright and Corey Gay, “Taiwan: Nuclear Nightmare Avoided,”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54,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8), pp. 54-60.

以核武威脅將會是實質去升高危機的風險，同時以核武的虛張聲勢也將使原先積極控制衝突努力付之一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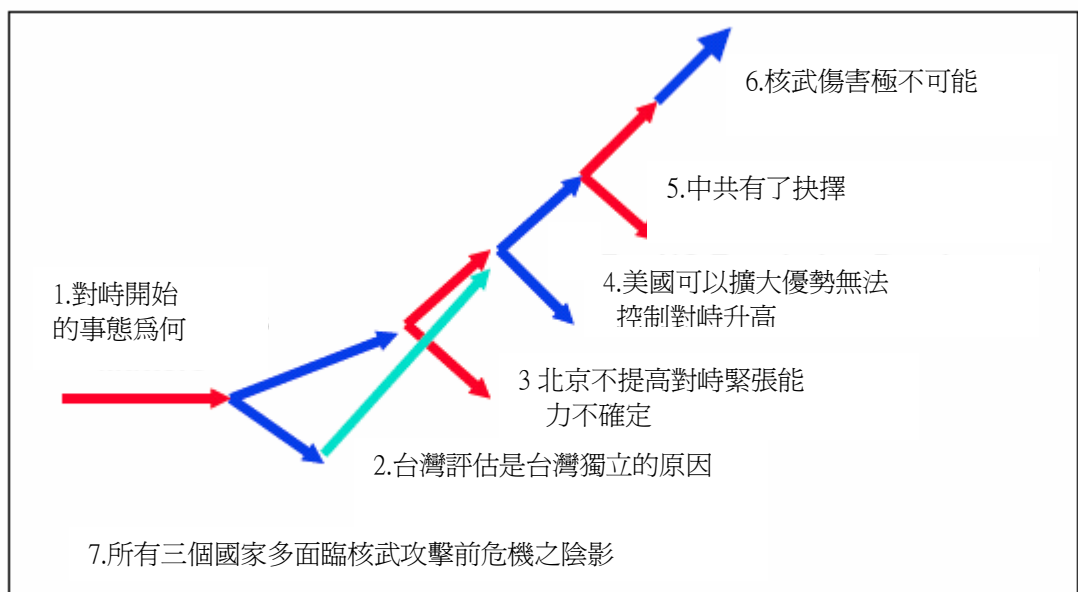
（四）在回應由華府或北京選擇的逐步升高對峙時，臺灣專家傾向於相信長時期衝突將耗損中共經濟成果。這將使北京有可能去降低逐漸升高對峙。而且，他們傾向於深信，北京在衝突逐步升高中所能做選擇的不多，其對臺灣實施的進一步懲罰施壓將更增長台灣不願回歸中國意志決心---或最簡單的選擇以武力進犯而摧毀台灣既有經濟成果。

（五）但臺灣的觀察似乎確信，美國有能力足以對由北京引發核武對峙逐步升高選項進一步回應。

第四：美國在台海對峙可以選擇的選項方面

與這些三種不同思維的想法是，在台灣問題上什麼樣的逐步升高對峙是美國於潛在核子陰影下與中共交手方式選擇?如附圖五之六。

附圖五之六：台海對峙美國可做的抉擇選項



資料出處：Brad Roberts, “China-U.S. Nuclear Relations :What Relationship Best Serves U.S. Interests?”

（一）戰爭事態如何引起。可能是因為國家利益而引起這三個國家的危機。最近中共國防白皮書對其動武時機作了三點界定：台灣宣布獨立，台灣擁有核

武，及台北長期拒絕對統一進行對話談判等情況。¹¹⁴這狀況最根本主要是觸及有關主權和政權信任度問題，而這情況有可能會因而引發對峙危機擴大態勢。

(二) 臺灣想要獨立也是一個因素。的確可能是台北單方的行為---不是華府所造成---而主要關注是北京的壓迫，特別是在衝突初期的壓力。無論如何，台北能採自主的抵抗及對中共軍事基地進行有限攻擊是美國最願意樂見的。這樣威脅與利誘，同樣可能「脅迫」美國做出符合台灣利益的行動。

(三) 北京壓抑對峙不擴大的能力是很難確定。戰爭發生可能是在北京把解決臺灣問題當作其政權存亡所做一場賭注下得不為的行動。同時有足夠的歷史證據顯示中共領導者只要能獲致長久政治勝利，是不惜付出軍事的代價。¹¹⁵

(四) 美國可可能會在逐步升高對峙時享有優勢，但不必然能夠去控制對峙升高。其威脅是在這衝突利益的賭注是不是值得去冒核戰爭可能的風險，特別當敵人已察覺美國對這場賭注的重要利益價值爭辯不下時。北京會相信，美國終會發現除核武一途外，很難有其它方式能懲罰能阻止他的企圖。

(五) 北京對逐步升高對峙能做選項是不多，但它會去冒非常高風險來這樣做。不論它真的相信美國使用核武門檻限制確實可能有下降，它多願甘冒與美國在如此升高戰爭對峙時利益成敗難料的風險中作一賭注。在這階段，北京可能似乎想要延長衝突而不是升高衝突。而首次使用核武將會使北京冒著損及其以往在核武議題上的高道德宣示。

(六) 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可以看出來北京，華盛頓、臺北全部是在所謂企圖發動核武陰影前的危機階段期。的確，這也可能是他們主要將所關注的---在瀕臨危機前為凝聚其政治意志及對其使其它觀察者認知到台海衝突發展是有別於其它地方戰爭的一種模式。對北京而言，戰略核心在收復台灣主權及防止台灣獨立，為此他們宣示將不惜付出高額軍費與承受巨大破壞來發動戰爭。

¹¹⁴ *China's National Defence in 2000*, Ministry of Defense, Beijing. See Michael McDevitt and David Finkelstein, *Assessing China's Year 2000 White Paper: A Workshop Report* (Alexandria, V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Corporation, November 16, 2000).

¹¹⁵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and Abram N. Shulsky, *Deterrence Theory and Chinese Behavior*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肆、綜合分析

不論前述假定是否符合美國與中共利益，但實質上如果台海持續穩定和安全才帶能給美國利益。同樣也只有藉由中共與美國所能接受的模式引導出雙方良性發展，才會符合美國利益，而個條件建立過程美國是將無法迴避中共核武領域可能帶給他的問題與影響。因此，在不損及美國實質美國利益共識的不確定情形下，可預見的是美國將還是從實力去決定對中共的決策。而美國在台海及亞太地區，甚至與俄羅斯的核武關係建立考量中，台海核武衝突場景將對美國產生變數：首先，若美國對於中共核武過於於示弱或許可以減少危機或者改善關係，但這有可能會在中共核武現代化下，使美國於台海突發狀況下無法有效因應，甚而以致無法在突發衝突中確保美國本土民眾的安全。

其次，採強烈的抑制手段，除了中共反彈引起的可能在國際事務上不合作外，一旦美國相對於中共的於軍事強勢及優勢力量，可能會在台海問題使北京於對台的軍事影響逐漸式微前，而採取可能的軍事冒進手段，進而提前引爆台海危機，也是不無可能。過去美國季辛吉曾辯說：「我所不安的是關於我們傾向於將中國視為填補崩潰蘇聯位置的下一個敵人。但它是一完全不同的現象。當中國挑戰我們時，我們應該去抵抗，但是我們不應在我們政策運作時將對中國的敵意的外交政策視為是固定、及必然的天性。」¹¹⁶這個思維可能會給美國在與中共核武問題一個啓示。因此，選擇激烈進行一場零和競賽或雙方積極對台灣問題對峙做好軍事準備的一種好戰態勢，並非是美國所要的選擇。當然有人認為，冷戰後美國國防安全規劃上仍需要一個敵人來持續的對抗或談判。而中共崛起正好是提供美國可以轉移運用焦點。但事實最近美國國務卿鮑爾即極力反駁類似說法：「我們沒有去操作中國轉變成為另一個敵人。我們不需要為任何企圖目需要而另外一個替代蘇聯的敵手。」¹¹⁷

對於台灣與中共而言。2004年8月台灣曾展開對給予中共施以毀滅性報復攻擊等激烈言論爭辯風時，當時美國《國防新聞週刊》社論提出了亞洲安定基石在於持續經濟發展，因為這不但使所有國家都步向更加繁榮，也使各國關係更加密切，於是不需要動用武力。不過立基於政治條件不變、國際強權的基本立場不變、各方均有避戰意願的假設上。如果這些條件改變，避戰被「挑戰」或「但求一戰」的思維取代，和平必然日益遙遠警訊。¹¹⁸我國學者張亞中也認為

¹¹⁶ Remarks to a meeting of former secretaries of stat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4, 2001, as reported in the Council's *Calendar and Chronicle*, June 2001, p. 4.

¹¹⁷ "Excerpts of Powell Interview," *Washington Post*, July 14, 2001, p. A-16.

¹¹⁸ 朱雲鵬，〈準戰爭狀態〉《中國時報社論》，2004年8月23日，A4。

從「安全困境上」解析，中共似乎由於西方不斷散播應該因應中共具有戰爭威脅的警訊，而間接助長了中共軍事擴張。¹¹⁹使中共不自覺中已經掉進「安全困境」陷阱，其結果是中共被迫持續增加軍備支出，其國內軍方繼續擁有高度影響力。而更使中共在全球化無國界的經濟與和平發展潮流中，被視為不友善而恐使所謂美國強權的「約束」或「遏制」中共行動時，更能獲得國際間支持。雖然近期美國國會相關報告中，對中共敵意未減，但美國評估短期中共內尚不構成問題。且美國短期內伊拉克問題尚無法得以處理下，及仍需中共在反恐議題配合下，美國尚無法找到置重點於中共的藉口。同時，依據美國國防部情報研析觀點，最快也要到2012年中共核武戰力存活與可信度才能大幅提升，屆時始可能會是美國必須因應之問題。¹²⁰因此，未來中共核武現代化最終結果，及美國飛彈防禦對中共衝擊的化解，必然將決定未來台海戰略上核武可能影響與扮演的角色。

¹¹⁹ 張亞中，〈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挑戰〉，頁 203。

¹²⁰ 〈CIA Estimate of Chinese Missile Force Trends – January 2002〉。

第四節 小結

綜合而言，由於亞太局勢發展攸關美國重要國家利益，美國必然會重視亞太地區安全戰略，特別是包括韓國、日本、台灣在內的東亞島弧地區乃是美國戰略利益重心。因此美國一方面要防止亞太地區出現一切可能導致能導致戰爭的對抗性競爭，相互猜疑和不安全因素的滋長，阻止區域霸權(尤指中共勢力的崛起)的產生，另一方面則要透過與他國的合作來促進地區和平與穩定，以增進彼此利益，從而更確保美國本身的海權、經貿及政治、安全利益。¹²¹整體而言，美國是認為亞太地區的安全、發展與利益只有透過區域內的積極交往，安全合作、發展市場經濟、以及建構多邊機制才能保存及強化，美國也願意和相關國家保持經常性的磋商，加強與亞太各國的合作，¹²²因此美國除了會繼續強調「擴大與交往」，「加強民主與自由市場的力量」的信念，以實現「為 21 世紀之安全與繁榮奠定基礎」的目標之外，也會適時提供「有原則的領導」，美國必須而且正在試圖建構一個相互協調的「綜合性亞太新戰略觀」。¹²³

然而，中共認為冷戰後在相對應美國先發制人軍事戰略下，有些國家在核戰略方面也引進了先發制人概念。特別是美國新的核戰略改變了冷戰時代的核報復戰略，代之以靈活使用的方式，在必要時使用核武器進行先發制人打擊，並且在受到生化武器威脅時，也將以核武器先發制人。同時，美國新的核戰略基礎改以核武器、導彈防禦系統、先進武器研究設施的新三位一體代替舊三位一體，似乎表明美國已改變過去的威懾戰略，代之以攻防兼備、核常兼備、實戰威懾的新威懾戰略。¹²⁴

而中共能否改進其能力以來適應其新戰略思想的要求。這自然是大家所最關心的問題，要想獲致正確的答案，則又應先分析中共的核武現代化計畫。雖然現在中共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但它並不是美國一個「勢均力敵的競爭者」(Peer Competitor)。但是中共軍力所具有的四個特點，如中共擁有可射抵美國本土的核子武器，人民解放軍部署多型式的地對地飛彈，而這些飛彈目前與不久的未來均將對美國「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MD)構成嚴重威脅，人民

¹²¹ Zaimay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Byman, Roger Cliff, D. Orletsky, David A. Shiapak,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Rand Corporation, 1999),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082/MR1082.chap4.pdf>, p.70 &73.

¹²² James A. Kelly, "U.S. Policy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iorities," June 12, 2001,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1/3677.htm>.

¹²³ 林麗香，〈中共與美國在東南亞的競逐〉，《中共研究》，第 36 卷第 2 期（2002 年 2 月），頁 88。

¹²⁴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2/2003）》，頁 111。

解放軍龐大的規模也是構成挑戰的主因，最後是中共幅員遼闊使得美軍即使在戰爭過程中實施先制，也無法達到全面攻擊之目標。¹²⁵儘管中共當局現在對於打有限核戰的能力似乎已經日益重視，但其現有戰略思想與其現有核子能力之間又仍然存在著相當巨大的差距。

但基於中共「國家利益，生存至上，發展至上，統一至上」安全戰略觀，以及「十五」大時江澤民明確提出建設和鞏固高科技國防系統，使中共擁有反霸權主義、抵抗軍事集團入侵的能力等來觀察。中共似乎正為在不得不以軍事手段解決臺灣問題時，有足夠的高科技戰鬥力防範以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干預正做準備。同時，中共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朱成虎亦明白警告美國：「與中國這樣的國家兵戎相見恐非明智之舉」，並指稱中共擁有一定戰略還擊能力和遠程打擊能力。同時在 2000 年下半年，江澤民也曾下令修改現行國防政策，從三軍全面現代化，轉而重點發展飛彈、核武等戰略武器，顯示中共將集中全力發展及改良其如彈道飛彈、反飛彈系統和核武等戰略武器。而未來一旦其在藉助各項軍事與商業衛星發展計畫成熟後，可能將會擴大其資訊掌握範圍能力，進而配合其日益精確的戰術、戰略導彈雙重威脅，而對美國在台海兵力兵力的投射構成相當挑戰，並增加其其遏制美國介入台海等區域衝突籌碼。

因此雖然冷戰後，可能美國官員與國會大多認知到冷戰後美國與中共核武間關係，應該相較於美國與俄羅斯或則一些無法掌控及約束的「流氓國家」來得要下，如何避免以核武相互敵視、傷害彼此將是雙方關係最佳的戰略發展選項。但是台海問題的政治敵意，可能會影響到朝這樣發展的努力。因此，爾後美國對於推動飛彈防禦（NMD）等有關衝擊到中共核武關切議題時，可能會顧慮到引起相互敵對，及美國要如因應中共抉擇等困難的問題。而台灣本身及亞太主要涉及利益的國家如何去控制衝突，或認知衝突，以及對於中共核武戰力發展的因應與對策能力，也將牽動美國及中共間核武關係發展與決策規劃。

¹²⁵ Khalilzad, M. Zahmay,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 and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CA: RAND Press, 1999, p. xv.